

金色时光系列

Qī Xíng Shào Nián

# 骑行少年

谢华良

著



北京时代华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金色时光系列

Qí Xíng ·  
骑行少年

谢华良  
著

Shao Nian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文在线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骑行少年 / 谢华良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1  
(金色时光系列)  
ISBN 978-7-5581-0956-0

I. ①骑… II. ①谢…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4281 号

QIXING SHAONIAN

## 骑行少年

---

著 者:	谢华良	责任校对:	邓晓溪 刘 洋
出版策划:	孙 昶	封面绘图:	金星烨
选题策划:	孔庆梅 张传凤 刘 莹	内文绘图:	刘九鸣
责任编辑:	孔庆梅 刘虹伯 姜婷婷	卡片开发:	曹 丽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85671730

---

印 刷: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0 千字
印 数:	1—8 000 册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1-0956-0
定 价:	18.00 元		

---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13604430875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大路上	1
第二章	小山村	29
第三章	晨雾里	57
第四章	小木屋	84
第五章	白桦镇	110

Qì Xíng

Shào Nián

骑行少年

第六章 大草原 138

阅读卡 167

第一章 大路上





## 0

我如果后来不拐向旁边的土路，就不会遇到女孩儿玛丽娅，当然也不会遇到摄影师胡子大叔，当然更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但是，怎么可能不拐向旁边的土路呢？

## 1

正是夏日午后，国道上的柏油好像被晒化了，闪动着黑亮的光，远方路面一波一波地跃动，让人感觉是一层一层的水。

要真是水就好了，我就会猛地骑过去，连人带车一头扎进去，洗个澡再出来。

一路都在出汗，一路都在洗着汗水澡。骑行服黏黏地粘在身上，汗珠从头盔里流下来，流到脸上，流到脖子里，干了一层又流出新的一层。嘴角咸咸的，那是我身体里渗出的盐。我把舌头伸长，把渗出的盐又舔了回去。

我已经在国道上骑行了三天。并不是风餐露宿，饿了渴了就拐向某个小镇，找个食品店，补充一下营养和体能；困了累了就按手机的电子导航，骑到某个小城，找一家既经济又安全的快捷宾馆安营扎寨。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苦。骑行是我自己的选择，没人逼我这样，我选择，我快乐。我一向讨厌夸大痛苦。有些驴友则不同，偏偏喜欢一路用微博发出痛苦呻吟，诸如“热死了，我就要晕过去了”“饿死了，我就要饿昏了”“累死了，我就要窒息了”……仿佛希望博得别人的同情或怜悯，或者希望别人来救自己。可是谁救得了你？只有你自己！这样的呻吟只能让自己泄气，是在给亲

爱的驴友们丢脸，我坚决不会那样做。

我承认，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驴友，但我的骑行已不是第一次。我不会大惊小怪，不会故弄玄虚，不会小题大做。最多是到了某个标志性的地方，我在动态里发一句“到了某某地”，让自己的骑行有个记录，也让那些关注我的人知道我活着，知道我快乐地活在骑行的路上。对那些大呼小叫莫名其妙评论，诸如“你傻不傻啊”“求你快回来吧”“别这样折磨自己，好吗”“你现在回来我马上会爱上你”“你欠我的钱不要了，你回来吧”之类，我一概不予回复。我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兴致。

路上的车很少，司机们可能都到某个路旁的车店里睡觉去了，那里是他们的港湾，是他们的乐园。这些我都懂，别以为我是孩子，我都十五岁半了，这个暑假过后我就是高中生了。我知道哪些地方我应该去，哪些地方我不应该去。不应该去的地方打死我我也不去。

偶尔有一辆车从我身边经过，也偶尔会有一个司机鸣着

喇叭和我打招呼。更多的司机是把车开到我身边，突然按响高音喇叭，把我吓了一跳，他们却从车窗探出头，冲我坏坏地笑。

我知道他们是因为寂寞。这些大人也寂寞，但他们打发寂寞的方式常常是拿别人开玩笑，并且是常常拿我们这些“小孩子”开玩笑。这种事我见多了，已经见怪不怪了。

骑在漫长的国道上，我当然也会寂寞。但我排解寂寞的方式，主要是听歌，听汪苏泷的《独自旅行》，听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听老狼的《有多远就走多远》，听汪峰的《存在》，听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再有，就是大声唱歌，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声呼啸”，唱“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漂泊。在那一片苍茫中一个人生活，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唱“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让她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还有，就是内心默默回想那些远在家的人和事，比如现在，我就想起了我的妹妹彭小蓬……

## 2

妹妹彭小蓬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她整天背着大书包，从家里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家。她每天咚咚咚地进了家门，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饮水机，仰着头把一杯杯水喝掉，你和她说话她也不理，一只手挥动着让你不要打扰她。她喝完水用手抹抹嘴巴，就会拢起头发让你看她额头上的汗，有时还怕我不相信，要拉起我的手让我摸一摸她湿漉漉的头发。然后，她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打开话匣子：“今天真是惨啊，我们小组的胡大虫又忘记戴名签了，我把我的备用名签借给他，结果被大队辅导员俘获，我们小组被活生生地扣了二分呀！天啊，那可是二分呀！我们小组要再做两件好人好事才能补回来……”妹妹是小组长，她的责任感特别强，书包里总是放两个备用的名签，随时准备借给小组里的糊涂虫们，她每天都绞尽脑汁为小组的荣誉而战。“哥，你怎么不说话？哥，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哥，你不觉得我们小组很惨吗？”突然

把声音提得更高，“彭大蓬，我在和你说话呢！你怎么连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我笑了，眼泪都笑出来了。我背过身去说：“太惨了，你们小组真是太惨了，简直惨不忍睹，惨无人道……呜呜呜呜……”妹妹就会冲上来打我——当然也不会真打，就是恶狠狠地举着拳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常常突然就转移了目标：“咦，哥，你的头发可又长了，这要是我们小组，我早动员剪掉了，咔咔咔，咔咔咔……”她的两根手指做成剪刀状，在我的头发里一阵乱剪，把我弄得难看又难受。我脑袋一闪，她却一下看到了我脸上的一颗青春痘，于是大叫起来：“啊，哥，痘痘！快让我来帮你挤出来吧！”她帮我挤过一回青春痘，她两个小手一用力，噗的一声，痘痘出来了，脸上平了，她拍着手说：“太爽了，真是痛快呀！”从那之后，她一看到我脸上长了新青春痘，就会追着我挤。但现在我不想让她挤，我把头扭向一边躲着她，有点儿生气了。她两手仍然举着，对我叫：“哥，为什么不让我挤呀？是不是你要自己挤？你也太自私了吧！”她的逻辑都要把我气乐了，

但我忍住没乐，说道：“这个痘痘还没熟，等它熟透了才能挤！”“为什么呀？”“如果没熟透就挤，痘痘就会下崽儿，脸上的痘痘就会越来越多，挤也挤不完，哥的脸就变成大麻子脸了。”“哦，原来是这样。”她把手背到了身后，脸上现出惭愧又很不安的表情，“哥，那你先慢慢养着它，让它熟透了我再帮你挤！”我点点头，她就高兴了，转身跑到沙发旁提起书包，到房间里写作业去了。她的样子让我喜欢得心疼。

我爱我的妹妹，我在骑行的路上一想起她，就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一笑起来，我就不累了，不寂寞了，当然也就更想她了。此时此刻，她会在做什么呢？

现在是暑假，她不会贪玩儿或睡懒觉的，那不是她的习惯。她现在一定背着大书包，从一个补习班跑到另一个补习班里去。她疯狂地热爱学习，热爱荣誉，这一点比我强，强百倍千倍。我的成绩一直中等，从来没有好到哪里去，当然也没坏到哪里去。这个暑假过后，我肯定上不了重点高中，

但考入普通高中应该没问题。我自己在这方面要求不高，一直对自己很满意。爸爸妈妈当然对我不满意，总说我不求上进，后来就渐渐对我的学习不闻不问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他们背地里肯定也教育过妹妹：“彭小蓬，你别和你哥哥学，他不求上进，他骄傲自满，他吊儿郎当，他一事无成……”我猜想他们一定会这样说。我的妹妹彭小蓬呢？我太了解她了，我心里有底，她一定会坚决地站在我这边，为他的哥哥彭大蓬据理力争。我就亲眼看到过她在客厅里，脸红脖子粗地冲爸爸妈妈喊：“你们不要总这样说我哥好不好？人各有志，他的学习成绩虽然不是最好，但他胸怀大志——他要骑行全国，周游世界。他是最棒的男子汉，你们懂吗？”我那天正好从外面进屋，爸爸妈妈都突然转过头去不说话，妹妹胸脯颤动，眼泪在眼眶里闪烁……我真是心疼死我的妹妹了，爱死我的妹妹了！

妹妹在家里是最正直的人。她在各方面都做得很优秀，说话也底气十足，哪怕爸爸妈妈有了什么争执，她也会站出

来说话，并且从不偏袒任何一方，说的话总是很有道理，比如刚才的那几句话，就太有分量了，太有冲击力了，让人一想起来就感动得要哭。

你已经听出来，我非常庆幸有这样一个好妹妹。她的存在，就是正义的存在，就是温暖的存在，就是幸福的存在，就是阳光、空气和水的存在，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存在。我相信，如果没有妹妹，我的骑行梦想就不能这么顺利地实现。

### 3

身后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柏油路面都在颤抖。我不需要回头，凭经验就能断定这是一辆大货车。国道上的货车就像非洲草原上的大象或狮子，凶悍野蛮，自以为是。它们常常以自己庞大的身体自居，遇到小型车辆不但不减速，往往还要加大油门，按响高音喇叭，耀武扬威，呼啸而过。它们是国道上的大爷，是横冲直撞的土匪，是财大气粗的土豪。我必须躲他们远点儿。

我其实一直都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现在又往路边靠，减速，几乎静止，几乎贴着路边的护栏了。

身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击着我单薄的山地车，仿佛连人带车都要飘起来。

一辆红色的六轮大货车紧贴着我冲过去。我感觉只差那么一点点，车身就摩擦到了我的袖管。我一个趔趄，慌忙刹住山地车，靠在路边的护栏上。货车带出巨大的旋风，差点儿让我飘了起来。如果没有护栏，我一定会被掀翻，翻到路旁的沟里去。

这时，那辆货车摩擦到了我前面几米远的一处护栏，吱嘎嘎——摩擦出的火星像一条长龙，车头又突然左摆，再右摆，终于摆正，嘎的一声，一个急刹车，车身猛地一耸，停了下来。

疯子！我觉得这个司机一定是个疯子，起码是个半疯！

车门打开，司机从驾驶室跳下来。是个中年男人，头发蓬乱，脸上的胡须像毫无节制生长的荒草。我怀疑遇到了刚从山洞里钻出来的野人。“野人”弯腰查看一下货车，又回

身查看被货车擦掉了漆的绿色护栏，抬起脚狠踹了两下，仿佛是护栏碍了他的事儿，而不是他的车擦了护栏。

我觉得十分好笑，但我不会笑，我不会助纣为虐，更不会为无聊捧场。我从车架上取下水瓶，仰头喝水，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他。我倒想看看他还有哪些精彩的表演。

他转过头，好像一下看到了我，搓着两只粗糙的大手掌，冲我笑了笑——脸上的胡子向两边咧开，牙齿也露了出来。我敢断定，他哭的时候也会是这个表情。

我继续喝水，只希望把刚才的惊悸和心中的不快用瓶里的水平复下去。

他的两手在上衣和短裤上摸了一阵，然后打开车门拿出香烟和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燃香烟，烟雾在他的周围缭绕，像是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被点着了。我知道这个想法有点儿坏，就又喝一口水，不让自己太恶毒。

他冲我扬了一下熊掌似的手，突然说话了：“小子，你的骑行服真帅！”仿佛他用车贴着我，就是为了欣赏我的骑



行服似的。我不指望这样的人跟我道歉，只盼望着他快走，快走，走得越快越好，走得远远的。

他终于拉开车门，钻进了驾驶室。在货车启动的同时，他又摇下车窗玻璃，探出满是胡子的脸：“小子，前面不远就是龟城，我在那里请你吃烤羊腿！”然后一踩油门，货车蹿了出去，风驰电掣，好像真的急着赶到前面的龟城，为我定做烤羊腿去了。

什么龟城，什么烤羊腿，见鬼去吧！

我幸福的回忆被他打断了。

我看到离黑色柏油国道旁边不远，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在树木和庄稼的遮掩下若隐若现，泛着古朴温馨的白光。我决定到前面找个路口，拐到那条土路上去。我相信条条大道通罗马。

#### 4

我这次骑行的目的地是大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是有着蓝天白云、蒙古毡房和成群马牛羊的大草原。我喜欢我的目的地，更喜欢一路奔向目的地的奇妙感觉。我不会像货车司机那样，疯狂地奔向终点，然后装上货物或卸下货物，再把终点变成起点……我的“货物”就是我的旅途，我的“货物”一直在路上。

在路上，我可以畅想，也可以回忆。梦，始终在远方召唤着我。

我不喜欢打扰别人，更不喜欢别人打扰我。我喜欢享受心的宁静。宁静让我看清了许多过去的人和事，也让我看清了自己。

终于拐向了土路。

土路并不平坦，看似很平的灰白路面，隐藏了太多的坑洼。山地车在颠簸，有时它像是故意跟我耍脾气，把我颠得老高。我笑了，它不笑，我知道它在和我赌气，它在抱怨我把它骑到这样的路上来。我能读懂它的心理，它是我的“宝马”，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须安抚它，也必须驾驭它。我要让它明白：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我们必须好好配合，我们必须相依为命，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

我紧紧地握住车把，我不能让山地车成为脱缰的野马，我比它年龄大，阅历深，我必须对它负责。我的屁股实实在在地坐在车座上，任何恶作剧般的颠簸只能让我的屁股暂时脱离一下，我会以最快速度回到原位。屁股代表着我坚定的态度，传递着我雷打不动的决心。我的双脚稳稳地踏住脚踏，一下一下地向前蹬。我不能像在柏油路上骑行，偶尔可以靠惯性骑行投机取巧，我现在每一圈都蹬得很实在，我在用我的脚表达着我的耐心。我不急不躁。我不会像货车司机，时刻都在赶时间，在国道上拼命玩儿速度，玩儿气势，玩儿疯狂。我有时也会玩玩儿小疯狂，但那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还要和正确的人。我现在玩儿的是耐力，玩儿的是坚忍，玩儿的是另一种体验。如果按原计划，我明天就可以到达草原，但我现在不急，后天或大后天或者大大后天到达草原，也都

无所谓。

我查了电子导航图，这条土路和柏油路方向大致相同。它距离目的地还要近二十公里，虽然路况不太好，但完全可以殊途同归。最主要的是，它躲过了那个奇怪的龟城，这是我最开心不过的了。

骑出三四公里，我的山地车完全驯服了。它不再耍脾气，虽然偶尔也颠簸一下，但我们会一起开心大笑。它学会了和我一起躲避那些大的坑坑洼洼，每成功一次都会和我相拥庆贺。它完全想通了，它变得豁达了，它和我一起享受着土路上的快乐。

土路上没有车，也看不到人，静得让人感觉仿佛一下进入了古老的村落。

两旁的树木都老了，有些树老得掉了皮，露出瘦骨嶙峋的肌肤，别有一种亲切和自然。它们仿佛还在午睡，叶子低垂，有时都能拂到我的身上或脸上，等我骑车过去了，它们又恢复原来的姿势，继续睡。

一切是那么慵懒、安详、平和。

路不是很直，并行的柏油路时远时近，隐约见到来往的车辆，在我的视线里一闪而过。也偶尔会听到车的轰鸣或一两声喇叭声，但很快就消失在风里。

我骑着我亲爱的山地车，仿佛行驶在另一条时间隧道里。

## 5

树木投下斑驳的影子。我和我的山地车在光与影之间穿行。

恍惚间，竟像带着妹妹在跳格子。那是女孩子的游戏，我是男孩子，不喜欢跳格子。但妹妹喜欢，她一边跳一边笑，偶尔也非拉我跳一下。我夸张的动作常常让她笑翻在地，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小脸都笑红了，眼泪都笑出来了，浑身都像安了发条一样颤抖着停不下来。然后她笑得伤了，不能再继续跳格子了，让我背着她回家。可是，她在我后背上还在笑，眼泪鼻涕弄了我一脖子。

胖子于大头总是喘着粗气跟在我旁边，嘴里嘟嘟囔囔的，埋怨我太娇惯妹妹，耽误了我和他去玩儿自行车。但我觉得他是在嫉妒，因为他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姐姐，整天像管教犯人一样管着他。我们都管他姐姐叫“管教姐”。

无论我们在一起玩儿着什么，只要有人喊一声：“管教姐来了！”胖子于大头马上就像一条死鱼，翻着白眼傻了，然后束手就擒。他的样子，总让我们想起一种常见的鱼——胖头鱼，所以我们就给他送了外号“胖头于”。

管教姐梳着短发，高门大嗓，走路带风，一点儿也不像女孩，却常常自称“小龙女”。她每天的全部任务仿佛就是管教胖头于，或者说她就是为了弟弟胖头于而生的。

在我们读幼儿园的时候，她从天而降——在那之前，她根本没有出现过。她代替了她的父母，承担起管教胖头于的一切责任，尽管她只比我们大三四岁。

她管教胖头于写作业、吃饭、喝水、睡觉、玩儿、洗澡等一切事务。她不许胖头于吃零食，零花钱一般都由她掌控；

她不许胖头于骑自行车，她家的车钥匙一直由她保管。很久以前，大概是去年吧，胖头于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一辆旅行车，想和我一起去骑行，结果他的旅行车每次出发前都出现故障：气门芯不见了、车锁打不开了、一只脚蹬子不翼而飞了……

有一回，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都在胖头于家写作业，管教姐让胖头于换下内衣内裤，她说妈妈要洗衣服了。胖头于迟疑着，好像有点儿害羞，管教姐急了，像老虎一样扑上来，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褪光了胖头于的外衣和内裤……胖头于抱着自己肉嘟嘟的身子，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他的可怜相让我后来总是想到一个词儿——悲催。

她甚至不许胖头于生病，声称看病买药的费用也要从胖头于的零花钱里扣除。

有一回，胖头于真的生病了，脸烧得通红，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我们都看出他生病了，他的妈妈也在旁边摸着他的头说：“好像真的病了呢。”管教姐却笑着看胖头于，然后突然把胖头于从床上拉起来，大叫：“让你装，让你装！”

看你还装不装？”胖头于摇摇晃晃地坐在床上，冲着我们想咧嘴笑一下，结果眼睛一翻，栽到了地上……然后，胖头于就躺在床上打点滴了。他额头上贴着几条创可贴，手里捧着夹心面包低头吃——夹心面包是他的最爱。也许只有在这种摔坏了额头的时候，才是他难得的幸福时光。

对了，还有一回，胖头于非要骑我的山地车玩儿，他家的自行车他很少摸。他是我的朋友，我必须给他点儿面子。但他刚骑上去，我妹妹彭小蓬就在旁边吓唬他：“管教姐来了！”结果，胖头于摇摇晃晃地就摔倒了，膝盖摔破了皮，坐在地上咧嘴大哭。他哭的样子实在太难看了，让我妹妹彭小蓬记忆深刻，她动不动就笑着给我学一回：坐在地上一边蹬着腿，一边哭着说：“我不是膝盖疼啊……我是害怕呀……我姐非收拾我不可啊……”

学完胖头于，妹妹彭小蓬从地上站起来，说：“哥，你看看，胖头于连膝盖破皮这事也归他姐管，不经过同意不能随便摔破皮，你可要感谢我的啊！”

“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哥，你笨啊，因为我是妹不是姐啊！”

又有一回……

好了，不说胖头于和他的管教姐的这些事了。说起他们总让我有些莫明其妙的兴奋，越说越控制不住。这样很不好。

我其实是很同情胖头于的，尽管他很羡慕甚至有些嫉妒我。我动态里那些“你现在回来我马上会爱上你”“你欠我的钱不要了，你回来吧”之类的话，就是我的朋友胖头于留下的。每次他计划好和我一起骑行，都是他的管教姐横空出世，彻底搅黄，所以他偶尔说出点儿神经错乱的话，我只有深深理解并深深同情。

## 6

出现了坡路，足有一公里长的上坡。

我弯腰弓背，屁股翘起，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憋足劲儿，均匀用力，向前蹬。将近二十分钟，终于到了坡顶，抬头向前看，

下坡之后又是一个更长的上坡。

汗水哗哗往下淌，取下水瓶喝水。我不知道前面还要爬几个坡。

这时，从前面坡上跑下两匹马，一黑一红。黑马背上是一个女子，身穿红色蒙古长袍，头系红绸巾。

马跑得不是很快，马背上的女子直着身子向周围看，像是在观赏风景，又像是在寻找什么。

我见过男人骑马，但很少见到女人骑马，尤其是女人单独骑马。我有点儿好奇，也有些佩服这女子。

女子也看到了这边坡上的我，冲我扬扬胳膊，双腿一夹马背，身子微弯下去，两匹马就卷着尘土，嗒嗒嗒地跑到了我面前。

我这才看清，原来马背上的女子是个少女，和我年龄相仿。她金色长发，皮肤很白，深陷的眼窝里嵌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我难道遇到了一个外国女孩儿？

少女拉住马缰绳，笑着问我：“小屁孩儿，看到一个胡



子大叔没？”

她流利的汉语让我很惊讶，但她对我的称呼让我很不快。我仰头继续喝水。

少女却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很纯粹，没有掺杂别的内容，仿佛只是因为高兴才笑。然后她用熟练的东北话和我说：“悠着点儿喝，前面还有三四个大坡呢，看你把水喝光可咋整！”

这倒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她的东北话也让我感觉亲切。我不再喝水，歪头看着她，问：“你多大？”

她脖子一歪，说：“怎么了，小屁孩儿？我好像比你大呢，叫我姐吧！”说着又笑起来。

“对不起，我不稀罕叫你姐。”

“哈哈，”她边笑边说，“那你想叫我妹？”

“我也不缺妹妹。”

“哈哈……有意思！”她从马背上跳下来了，长袍宽松的下摆随风飘动，深红绸带紧束腰身，棕色布靴落地有声。

难道她想和我摔跤？我确实不擅长摔跤，但我必须做好

迎战的准备，哪怕被她摔到山坡下面，我也不能临阵畏缩。  
我是男子汉。

她走到我跟前，把手举起来，在她的头上和我的头上比了比，说：“好像和我差不多高嘛！不喜欢我叫你小屁孩儿，是吧？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小说里看过一些江湖上的规矩，比如动手打擂之前都要通报姓名。我想了想，觉得不能给自己的姓氏丢人，就随口说：“我叫马大可，你呢？”

“哈哈，别蒙我了，马大可——不就是‘骑’吗？你是告诉我你是个骑行者吧？”

我有点儿没面子：“你，你究竟是哪国人？”

“中国人啊！”她说，“我是俄罗斯族人，我的爷爷奶奶是蒙古族人，我的汉语名字叫‘马丽’，俄文名字叫‘玛丽娅’——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头：“没有了。”

玛丽娅笑着看我一眼，脖子一扬，鼻子皱了一下：“我

可不逗你玩儿了，还要去找胡子大叔呢！”然后翻身上马。原来她并没有想和我摔跤。

我浑身突然放松了，说：“你要找的胡子大叔是个司机吗？”我想到了刚才在国道上遇见的大胡子司机。

“不！”她在马上摆摆手，又在胸前比画一下说，“他是个摄影师，胸前挎着个大大的照相机！”

“哦。”

她坐在马上向四周看看，又补充说：“是个神秘的摄影师，总是和我玩儿失踪，一眼看不到他，就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去了，真让人操心！”

“哦。”我呆呆地答着，心里却同时泛起几种不同的情感：一是因为不能帮助她找胡子大叔而略感惭愧；二是对她提到的胡子摄影师莫名地生气和反感；三是对于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和一个胡子摄影师混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奇怪和忧虑……

玛丽娅倒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盯着我说：“小屁孩儿，你在瞎琢磨什么呢？告诉你吧，他租了我家的马，雇我给他

当向导……总之，他是个让人操心的家伙！”说着，一拉马的缰绳，调转了马头，“我再回去找找他，你继续你的‘马大可’吧，哈哈……”

两匹马重新卷起尘土，向前面的山坡飞驰而去，很快，就从山坡上消失了。

我握着车把，呆愣了一会儿，然后重新蹬起山地车，步着玛丽娅和她那两匹马的后尘，向着前方的那些山坡骑去。

第二章  
小山村  
🚲



## 7

太阳就要落山了。

路上出现了成群的牛羊，也有三五成群的马。它们正在被放牧的人赶回山坡下的村子。

村子不大，三五十户人家依偎在山的臂弯里，一条蜿蜒的小河从村前静静流过。夕阳余晖正浓，几缕炊烟袅袅升起，迎着每一只早出晚归的倦鸟，也给路过的游客带去丝丝温暖和慰藉。我决定在这里住下。

手机突然震动，妹妹彭小蓬来了短信：“哥，你好吗？我又想你了！”

妹妹彭小蓬曾经对我说，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她最想念我。我问她为什么，她歪头想了想，说：“我每天都是这时候到家啊，你每天也都是这时候放学回来啊，我每天都是憋了一肚子话要和你说话，你要不在家我就憋得难受，所以就想你啦！”

我知道，妹妹想我是真心的。我明白，她不只是因为憋了一肚子话要和我说话，才想我的。我每次出去骑行，她都为我担心。我这次出来之前，她就问了我一堆问题：“哥，你如果遇到狼怎么办？哥，你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哥，如果你的钱包掉了，不能买吃的也不能买喝的怎么办？……”我耐心地一一为她做了解答。我要让她放心，让她知道哥是有办法的。她看着我，点头，突然嘴巴一撇，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哥，那如果，我想你了怎么办？”

我看着妹妹，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问。我慢慢垂下头，不

敢去看妹妹的眼睛。

然后，我把我的旧手机拿出来，留给了妹妹，让她在想我的时候给我发短信。妹妹接过手机握在手里，身体还在一颤一颤地哭……

她的样子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这几天，妹妹每天傍晚回到家或晚上写完作业后，都会给我发来短信。一般情况下，傍晚回到家时，只发一句问候的话：“哥，你好吗？”“哥，我想你了！”“哥，还有几天回来呀？”“哥，你现在到了哪里？”……如果我很快回复了她，她就不再缠着我，来一句：“哥，我知道了。”如果我稍稍回复不及时，她的第二条短信就会跟上来：“哥，你怎么了？快回我呀！”如果我还不能回复，她的电话就会打过来：“哥，你干吗呢？怎么不回我短信？急死我啦，还以为你怎么样了呢！你听听我这心跳，咚咚咚……”我只好笑着向她道歉。

如果晚上写完作业，躺在床上给我发短信，妹妹的话就

会多些：“哥，我今天要向你报告三件事，两件高兴的事，一件悲惨的事，你要先听哪个？”我回：“先听悲惨的吧。”

妹妹就给我发过来一堆没有标点的字：“今天在英语补习班单词考试我写得急了把字母 a 写得像字母 q 了结果啊你猜到没呀老师扣掉我三分天啊这丢的三分一下让我排到了十三名啊哥你说是不是太悲惨了啊？”我回：“好悲惨啊！说说那两件高兴的事吧！”妹妹很快打过来：“一件是我的数学打了满分，排了第一；另一件是我的作文打了满分，又是全班最高分。值得高兴不？”我回：“很值得高兴呀！”妹妹回：“如果没有那件悲惨的事，就更高兴了。”我回：“两件高兴的事，总也抵住一件悲惨的事了，二减一还剩一嘛！”妹妹回：“嗯，哥你真好，我现在觉得不那么悲惨了……”然后就没了信息。

我再等了一会儿，仍没有消息。我知道，妹妹一定握着手机睡着了。我不忍心再打扰她，妹妹太累了，应该让她好好睡一觉了。

## 8

牛和羊占领了通向村子的路。它们的交通规则是：我行我素，决不让路，皇上来了，也只顾低头走它自己的。

我不是皇上，我是平民，我更“牛”不过它们。我推着山地车，远远地跟在它们身后。

层出不穷的羊粪蛋蛋，把山地车硌得一跳一跳的。我握紧车把，还要不时地帮着车轮躲闪着牛屎。仿佛现代文明遇到了远古蛮荒，既有亲近，又有疏离，它们在默默较劲。

挺好玩儿，也挺累人。

山坡下的村口旁边，站了十几个游客，他们正对着夕阳中的村子拍照。我眼前一亮，看到玛丽娅站在他们中间，正兴致勃勃地讲解着什么。她的身边靠着一个胖男人，穿着肥大的黑色衬衫，戴着黑色太阳镜，脸上的胡子浓密，胸前挎着一个很大的照相机。他不去照相却歪头盯着玛丽娅的脸看——想必就是那位“胡子大叔”摄影师了。

玛丽娅先看到了我，向我挥动着长袖，喊道：“喂！小

屁孩儿——不，马大可——不，哈哈……我就知道，天黑前你会赶到这里来的，我都为你联系好住的地方了——在萨仁大妈家！”

那群人都向我这边看，有人还把照相机对准了我——或者说是对准了我前面的牛和羊。我最不喜欢成为别人镜头里的风景。我想躲闪，可我无路可逃。我狼狈的样子让玛丽娅笑得更欢了，一串一串的笑声连在了一起。我不生玛丽娅的气，我生她旁边那个胡子大叔的气，他本来没有照相的意思，却突然对我举起了照相机，还煞有介事地冲我喊：“小屁孩儿，来，向我这边看，好，喊‘茄子’……”

我推起山地车，冲进牛和羊的队伍里。我仿佛变成了一头疯牛，要把这个狗屁摄影师拱成“茄子”，谁让你乱照乱喊！

牛和羊的队伍却突然闪到一边。原来它们不进村子，它们要进到村头的圈里去。

我被孤零零地晒在牛羊们留下的腥臊气息里。

玛丽娅笑着跑过来接我，她握住我的一个车把，说：“呵

呵呵，你应该叫牛大可了，像一头倔牛！”然后低声说，“我向你道歉，再也不叫你‘小屁孩儿’了，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看看她，抬头冲天喘口气，说：“彭大蓬。”

玛丽娅动动我的车把，说：“彭大鹏？好名字啊！大鹏展翅嘛！”

我红了脸，摇摇头，说：“不是大鸟的‘鹏’。”

胡子大叔突然靠上来说：“我知道了，是‘蓬蒿’那个‘蓬’吧？很艺术哟！”

我盯着他那一脸胡子，点点头：“大叔说得对，也是‘蓬乱的胡子’那个‘蓬’。”

我本来要取笑他一下的，没想到他却乐起来了，露出藏在胡子上的白牙：“嘿嘿嘿……”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叫了他“大叔”，还是因为我“夸奖”了他的胡子。

玛丽娅冲我皱着鼻子眨眨左眼睛，然后又轻轻动一下车把，我明白了，她在告诉我“行了行了，我懂你的幽默了”，

提醒我别得寸进尺。我必须给玛丽娅面子，闭了嘴不再说话。

胡子大叔却来了兴致，举着相机让玛丽娅看他刚才拍的照片。

玛丽娅低头看着照片，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胡子大叔也咧开嘴，盯着玛丽娅的脸笑。

我知道，那张照片是关于我的。我生气了，不想理他们了，推起山地车就要往村里走。玛丽娅却一把拉住我的车把：“脾气还不小嘛，这样怎么出来骑行呀？”又拉我看照片，“消消气儿嘛，我看挺好玩儿的。”

我歪头扫一眼，照片里的情景是这样的：我推着山地车，走在一头牛的身后，一副拉弓射箭的架势，龇牙咧嘴……

“我已经为这张照片想好了一个很艺术的名字，能猜到吗？”胡子大叔的脸凑在玛丽娅的眼前，一副有点无耻的样子。我觉得他不是个摄影师，而是一个“色影师”。

多亏玛丽娅闪开了脸，我的心里才舒服点儿。我听到玛丽娅问：“什么名字呀？是不是叫‘牧童追黄牛’？”

胡子大叔看看我，一脸灿烂的笑容，他说：“不是！‘孤独的牧羊人’，怎么样？”

我哈哈大笑，眼泪都要笑出来了，我说：“大叔，你摘下墨镜看仔细了，那不是羊，而是牛！”

胡子大叔摸摸墨镜，没有摘下来。他说：“都差不多嘛……你还能取出更艺术的名字？”

我脖子一梗，说：“应该叫‘躲闪’！”

“躲闪？”胡子大叔不服气，“躲闪什么？”

我盯着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我在躲闪一堆热气腾腾的稀牛屎！”

“哇——哇——”胡子大叔咧开嘴连叫了两声，手在身前挥动几下，仿佛被牛屎熏到了，然后拿过相机啪啪啪一顿乱删。

玛丽娅笑得浑身直颤，一下子蹲到了地上，站不起来了。

我们过了村前的小桥，向村里走。晚霞映着清亮的河水，红波粼粼。

我和玛丽娅一左一右推着山地车走——一人握着一个车把。胡子大叔跟在我们身后，悻悻的样子，偶尔举起照相机对着两旁的村景调调焦距，并不拍照。

其实这里的村景也很特别。几座俄式尖顶小木屋，屋前挂着中国灯笼；还有几家东北民房，院子里支着灰白色的蒙古包。玛丽娅告诉我，这个村子有一半是俄罗斯族人，还有一部分蒙古族人和汉人，正准备建一座“民族风情村”。

真的飘来俄罗斯族烤面包味儿，还有蒙古族烤羊肉串的味道。我吸吸鼻子，说：“嗯，我闻到多民族的风味了！”

玛丽娅笑起来。胡子大叔赶上来，说：“玛丽娅，这些你都讲解过了，再介绍点儿别的吧！”

玛丽娅看看他，说：“大叔，我还会用俄语讲故事，用

蒙古语唱歌，你想听哪个？”

胡子大叔摇头，然后瞪了我一眼，自顾自地向前走，显然是对玛丽娅亲近我而疏远了他极为不满。

玛丽娅笑着看看他胖乎乎的背影，说：“大叔，你慢点儿走，都累出汗了！”然后回头继续和我说话。

我有点儿不自在，担心影响了玛丽娅的事情，说：“要不，你就……”

玛丽娅晃动了一下我的车把，说：“我的讲解还不熟练，你就凑合着听，就当是陪着我练习了，好吧？”

我看看她，说：“好。”

玛丽娅告诉我，周围像这样的村子还有四个，她家在二十里外一座叫“道嘎”的村子。她利用暑假替爷爷当导游，这一带她早就跑熟了。玛丽娅说：“道嘎，蒙古语是旗帜的意思，记住了吗？”我点点头，玛丽娅看着我笑了。

有村民远远地和玛丽娅打招呼：“玛丽娅，今天带了几个游客啊？”玛丽娅看看我，说：“两个！”前面的胡子大

叔突然回过头来，说：“是一个！只有我是付了费的！”

玛丽娅笑起来，说：“大叔，你付了我的费，可我又花钱雇个陪练的，你看看，咱们三个是不是扯平了呀？”

胡子大叔突然生气了，回头指着我说：“怎么会扯平？我花的钱跑到你们的兜里了！”

他的样子把玛丽娅和我都逗笑了。我说：“大叔别生气，一会儿我请你吃烤羊肉串！”

胡子大叔看看我，脸色终于温和了一些，嘟囔一句：“这还差不多。”说罢摇摇摆摆地往前走，仿佛突然成了阔佬，我和玛丽娅只是他的随从一样。

旁边又有人和玛丽娅打招呼，问她放了几天假，玛丽娅笑着回答：“假期才开始，还长着呢，等着哪天我给你家领来一大车旅客吧！”又有人高声问她爷爷好不，玛丽娅咬住嘴唇，停顿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门儿说：“我爷爷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每天要带十几匹马的马队出去呢！”

天渐渐黑了。村子就一条主街，街两旁有生意的人家都

亮起了红灯笼，临街摆着些卖山货或烤肉串的小摊，三五个外地游客正围在那里。人不是很多。我其实就喜欢这种人少的地方。

胡子大叔转身拦住我的山地车，用手摸着肚子，嘴唇周围的胡子动了几下，说：“我饿了。”

我说：“好说，马上开饭！”就带着他和玛丽娅，到一家烧烤摊前吃肉串。这是我答应的事，必须兑现。

玛丽娅上前和摊主打招呼，告诉他，我们俩是她的朋友。摊主热情地招呼我们，答应可以给我们最高优惠。

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吃着正宗的蒙古肉串。夏风习习，周围飘浮着人间烟火的味道。胡子大叔摘了墨镜，腮帮子鼓动着吃，吃得满嘴流油，脸上的胡子也闪闪发光。玛丽娅递过一张餐巾纸，他接过去在嘴巴上抹一下，用英语嘟囔一句：“Thanks!”（谢谢）继续埋头吃。他的皮肤倒是很好，脸色红润，鼻子尖上冒着细汗。

玛丽娅看看他，又看看我，笑了，说：“大叔，你应该

谢彭大蓬！”胡子大叔头也不抬，嘟囔一句：“Thanks!” 玛丽娅拿起一串羊肉串，递给我，用眼神示意我快吃，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撕巴西吧——俄语‘谢谢’的意思；巴雅尔拉——蒙语‘谢谢’的意思……”

我一时溜号了，盯着身旁支着的山地车，突然觉得妹妹彭小蓬也在和我们一起吃肉串，一边吃一边看我笑，油乎乎的小嘴不断地说：“撕吧吃吧，白牙饿啦……”

## 10

晚上，我们去萨仁大妈家住宿。

玛丽娅说村子小，游客已经把几个旅店住满了，她早在萨仁大妈家为我订了住的地方。

本来我不想去，因为我看到村中的大榆树下，有几个游客支起了帐篷，我要过去搭搭话儿，在那里尝试野外住宿的感觉。胡子大叔拍手赞同我的想法：“你这个主意很艺术！我要不是身体不舒服，也去和你住帐篷。”可玛丽娅偷偷拉



拉我的衣角，悄声说：“你不许去，要给我当保镖。”我看看她旁边的胡子大叔，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对我的这份信任让我陡生一种自豪。我们不论性别，只把对方当成最好的同龄朋友。

萨仁大妈在房前等着我们。玛丽娅的两匹马拴在她的院子里，看到我们过来，冲玛丽娅摇头摆尾，哐哐地叫。玛丽娅说：“它们在向我报告，萨仁大妈已经让它们吃饱喝足了。”萨仁大妈笑着说：“这傻孩子，还听懂马语了，小嘴像吃了蜂蜜一样甜！”我们都跟着笑。

胡子大叔却突然喊：“疼！”

我看他龇牙咧嘴的，以为他是腮帮子笑疼了，或者是刚才吃肉串把牙吃疼了，可是他用手捂着屁股，喊：“屁股疼！”

萨仁大妈走过来，问他是不是骑马把屁股磨坏了。胡子大叔很害羞的样子，点点头，说：“嗯，我现在一听这马叫，屁股就更疼了！”

玛丽娅也笑着过来，说：“我不让这马叫了。”

胡子大叔痛苦地一咧嘴：“那也疼，马叫不叫，屁股都疼！”

萨仁大妈说：“没事儿的，男子汉大丈夫皮实点儿！我孙子五岁那年学骑马，两个屁股蛋子都磨肿了，一声都不叫，还不让我给上药膏呢！”

胡子大叔瞪眼听着，突然想起来疼似的，捂着屁股喊：“好疼啊，我的身子沉，伤得也重啊，哎哟哟……大妈，还有药膏吗？”

“有，有药膏！”萨仁大妈说着，就在前面走，带着我们进屋。

胡子大叔一瘸一拐地走，眼睛盯着玛丽娅，仿佛受了很大的委屈。玛丽娅走到他身边，挽住他的胳膊，说：“大叔坚强着呢，有首歌唱得好：‘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我赶忙接一句：“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胡子大叔突然不走了，回头瞪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玛丽娅忙冲我使眼色，让我去搀扶胡子大叔的另一条胳膊。可我刚一伸手，胡子大叔就甩开了，说：“你刚才接的

歌词，接得很艺术！”然后只让玛丽娅一人搀着，往屋里走。

萨仁大妈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东西两间卧室，中间是厨房。厨房后有一间小偏厦，里面有热水器，是洗澡的地方。刚才在路上，玛丽娅告诉我，她认识萨仁大妈五年了，她的儿子儿媳都去城里打工，孙子也在那里读书，家里就她一个人留守。每次到这个村子，玛丽娅都会住她家。玛丽娅说：“如果我不住她家，大妈就会生气的。有一回天晚了，我和游客一起住在了别人家，大妈听说了，过去硬把我叫了回来。我每次到这里都像到家一样，大妈管吃管住不收我一分钱。”胡子大叔在旁边问：“那我们住她家，是不是也一分钱不收？”玛丽娅笑了，说：“可以不收的。如果洗澡的话，随便留点儿水电费就行。”胡子大叔说：“那我就不洗澡了。”

萨仁大妈带我们到了东间卧室，这是她住的地方。她从柜子里找出了药膏，药膏装在一个铁制的香粉小圆盒里。胡子大叔接过药膏盒，打开，闻了闻，突然递给玛丽娅，说：“我想让你来给我抹药膏！”

玛丽娅的脸忽地红了，但她仍然笑着，说：“大叔真能开玩笑，这个小活儿，还是让——”用手指指我，“让大蓬同学代劳吧！”

还没等我做出反应，胡子大叔就举着两个手掌，像练太极似的冲我摆着：“不不不，不不不……”仿佛我会伤害他的屁股似的。

萨仁大妈笑着接过药膏，说：“这个活儿呀，还是我老太婆来吧！”又看看胡子大叔说：“我看你胡子虽然挺长，年龄也就和我儿子差不多，别像个大闺女似的了，来吧！”

我趁机拉着玛丽娅去了西间卧室。西间卧室的结构和东间卧室差不多，靠窗一铺大炕，地上是家具和床，只是这间的家具和床新一些。玛丽娅伸手摸了一下炕，说：“大妈说‘傻小子睡凉炕’，夏天的凉炕也不能睡，每次来都给烧点儿火……”

突然听到胡子大叔在东间卧室里“哎哟哟”地叫，又听到萨仁大妈说：“没事儿没事儿，只破了一点皮，抹上药膏

明早就好了。和你说，这骑牲口呀可有说道的，‘骑牛骑屁蛋，骑驴骑中间，骑马骑前边’，你身子重了点儿，可骑马姿势也要对，要往马背的前边骑，随着马的劲儿骑。记住，不论啥事儿呀，都要守个规矩！”胡子大叔诺诺连声。

我看看玛丽娅，说：“萨仁大妈替你教训他呢！”玛丽娅捂着嘴笑，看着我点头，又竖起一个手指：“嘘——”

## 11

萨仁大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洗澡水。

胡子大叔说他屁股疼，不洗了。玛丽娅让我先去洗。胡子大叔看看玛丽娅，神秘地说：“我有个事要和你商量。”就拉着玛丽娅去了西间卧室。

我洗完澡出来，看到胡子大叔一个人倒在西间卧室的床上，摆弄着相机。住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我和胡子大叔睡西间卧室，萨仁大妈和玛丽娅睡东间卧室。萨仁大妈给我们拿出了新的被褥。

我冲东间卧室叫一声“玛丽娅”，让她去洗澡。

胡子大叔抬头，白了我一眼，说：“人家姑娘洗澡，还用你操心吗？”

我笑了，说：“不是，我就是告诉她，我洗完了。”

胡子大叔又白了我一眼，说：“你洗完了？好，那你就上炕睡吧，我习惯睡床！”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说：“好，我睡哪里都行。”

胡子大叔突然从床上探起身来，对我喊：“麻烦你，不要脱衣服！”

“为什么？”我疑惑地看着他，“为什么不让我脱衣服？”

胡子大叔瞪着眼睛看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不许脱就是不许脱，没有为什么，你没看见我都没脱吗？”

我被气乐了，说：“大叔，我们都累了一天了，我不想和你惹气，也不想给玛丽娅惹麻烦。我关了灯再脱衣服，行吧？”

胡子大叔冲我喘几口气，重新躺下去，把头转向了墙，

嘴里嘀咕着：“看在玛丽娅的面子上，不和你一般见识！但你不许脱光，我最无法接受别人裸睡！”

我不说话，关了灯，三下五除二，脱去外衣，钻进了被窝。

胡子大叔还在嘀咕：“如果没有你，我就自己睡一间了，我最不喜欢和别人睡一间，都怪玛丽娅……”

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哈欠一个接一个。拿出手机看看，妹妹彭小蓬的短信没有来。难道她今天作业多了，还没有写完？放下手机，我很快就睡了过去。

突然被一阵叫嚷声吵醒，是玛丽娅的声音：“不！你不能这么无理！”

我扑棱一下坐起来，拉亮电灯。胡子大叔的床空着。

我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子，跑到厨房。

玛丽娅穿着一件肥大的白色浴衣，头发湿漉漉的，胳膊紧紧抱着身体，涨红着脸冲胡子大叔喊：“不！我没有答应你，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胡子大叔手里举着相机，满脸堆笑地说：“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我的摄影水平可能不是一流，可你的美已经深深打动了我……”他还在死乞白赖地往玛丽娅身边靠，他那肥大的屁股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断刺激着我。

我只觉得血往上涌，已经怒不可遏，忍无可忍，顺手从墙角摸起一根烧火棍，冲着胡子大叔的屁股挥了过去。

玛丽娅大叫着冲上来，一下拉开了胡子大叔。

烧火棍落空了，砸到了地上，咔嚓一声断了。

东间卧室的门开了，萨仁大妈穿着睡衣，趿拉着鞋子站在门口，双目放光，对胡子大叔说：“胡子，是不是真要试试我们这里的规矩？我要是到外面吆喝一嗓子，你就别想囫圇出咱这村子！别说你这一个‘胡子’，早些年成伙的土匪闹‘胡子’的时候，也对我们这小山村敬畏三分。”

胡子大叔的脸都吓白了，他看看萨仁大妈，又回头看看地上断开的烧火棍，摊开两手，结结巴巴地央求玛丽娅：“我其实……就是想在您洗澡的时候……给您照一张艺术照嘛，我的照相水平其实……其实很艺术！现在我不照了，真的不

照了，行吧？”

## 12

这是个有月亮的夜晚。

月光从窗子照进屋里，我想到了一个成语：月光如水——如果借用胡子大叔的话来说，这个成语真的很艺术。

胡子大叔闹够了，闹累了，闹得没人待见了，和衣在床上睡了，发出一阵很均匀的呼噜声。果然心宽体胖，或者是体胖的人都心宽？

如果我这时候脱光了衣服，大叔会不会“嗷”的一声坐起来呢？

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沐浴着这清亮而又温暖的月光，我有些想家了。

家里人都在做什么呢？爸爸妈妈也会想我吗？我知道爸爸妈妈也会想我的，但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像许多家长一样，最多生气的时候会骂我几句，其他时候什么都不说。不说，

就是模棱两可，就是似是而非，就是无可奉告，就是顺其自然，就是放任自流吧？不说，就是不想再说，就是不必再说，就是不需再说，就是该说的早已说完，就是一句也不想再啰唆了吧？不说，就是我们已经让他们失望，他们已经没了太多的冲动和力气，所以就干脆不说了吧？不说，就像这月光一样，清而又浑，浅白而又朦胧，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吧？……这其中意味，只有我自己去慢慢品咂。

就拿我的这次骑行来说吧，爸爸妈妈的意见一直不明确。他们不是拿不起钱，也不是舍不得出钱。但他们就是不给我拿钱，对我买车和骑行始终漠然置之。好在我已经习惯他们的态度，我让自己的热情慢慢生长。可当我把我的积蓄都找出来时，还是不够。是妹妹，我亲爱的妹妹，把她所有的压岁钱都拿出来，当着爸爸妈妈的面举给我：“哥，别怕，我有钱！”这样，我才有了新的山地车，有了这一次比较远的骑行。爸爸妈妈对妹妹赞助的举动不肯定，也不否定。妹妹也不需要他们的否定或者肯定，妹妹对她自己能够做主的事，

总是雷厉风行。我对妹妹，除了感动、喜欢，就是佩服。

我平时回报妹妹的，最多就是节假日带她去广场，骑双人自行车。妹妹坐在后座，和我一起猛劲儿蹬，然后我们满头大汗，哈哈大笑，坐在草地边上闲聊。妹妹问我：“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骑行呀？”其实她知道自己还小，还无法和我一起出去骑行，可她偏要这么问。她这么一问就把我问住了。我想了一会儿，说：“等哥以后有了工作挣了钱，给你买一辆最好的山地车，然后再带你去骑行！”妹妹沉默了一会儿，仰着小脸说：“哥，那要多久啊？我不等老了吗，还怎么骑行啊？”我说：“那就等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吧！”妹妹说：“像你那么大，我自己也能骑行了，还要你带着干吗呀？”我想了想，觉得也是这样的道理，就不知道再说什么了。妹妹却不依不饶，晃动着我的胳膊说：“哥，你就说说嘛，什么时候带我去骑行啊？”我摇摇头，感觉非常惭愧。不管怎么说，我身为哥哥，不能给妹妹一个明确的答复，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妹妹歪着头看看我，却突然笑了，说：

“哥，你真傻啊！你现在不正带着我骑行吗？”

妹妹就经常这样，故意给我摆个八卦阵，引我误入歧途，然后奋不顾身，搭救我出去。她凭借自己的聪明与可爱，屡屡成功。

突然响起手机短信的提示音，是妹妹彭小蓬的短信：“哥，今天我有个重大的事情和你说，胖头于和他姐打起来了！他偷了家里的山地车，逃跑了！他家里人都在找他，只有他姐不找，还笑呢，你说她咋那么狠呀？哥，我困了，要睡觉了，先不说了……”

山村格外宁静，月色更加朦胧。我仿佛就在等着妹妹的短信，等着他说胖头于离家逃跑的事，然后，我的心里生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意。困倦渐渐袭来，将我彻底包围，我渐渐地进入了梦的故乡……

第三章 晨雾里





### 13

早晨醒来，窗外白茫茫的一片，仿佛昨晚的月光化成了浓浓的汽，化成了白色的乳，化成了厚重的幕。

少见的大雾。

看看时间，已经七点多。地上的床空着，胡子大叔不在。我马上翻身起床，来到了外面。

什么都看不到，我失去了方向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正要转身回屋，听到雾气萦绕的院子里，传来玛丽娅的说话声：

“……嗯，爷爷，你就听我的话吧，好吗？少喝点儿酒……  
嗯，你真是我听话的好爷爷，是我的乖爷爷，等我过两天回去，给你捶背，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力捶……嗯，爷爷，你要好好的，不能生病，不能驼背，少喝酒，不能老……爷爷，你的腿没事儿，来年我就毕业了，就能给你治腿了，我就什么都不让你干了，就成天养着你，让你看着我高兴……嗯，爷爷你看，现在我都能替你骑马当导游了……爷爷，你就放心吧，我没事儿的，我是你这个‘草原英雄’的孙女呢，再说这些线路我都很熟悉，对了，我还找到个保镖呢……”

是玛丽娅在打电话，在给她的爷爷打电话。

我站在那里，不知该走过去，还是回到屋里去。玛丽娅从雾中向我走来了，我渐渐看到她的身影，然后就看见她到了我的面前。她探着头，看见是我，低声说：“原来是你在偷听我的电话！”我看到她额前的头发被雾打湿了，一绺一绺的，脸上也湿湿的，不知是雾水还是泪水。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当好你的保镖……”

玛丽娅笑了，说：“我已经见识到你的功夫了——一烧火棍下去差点儿让胡子大叔的屁股受重伤，呵呵呵……”然后她一边用手掌擦脸，一边叹了口气，“唉，其实，胡子大叔并不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坏的，你放心吧，我有办法对付他。现在我宣布，你的保镖工作结束了，你被解雇了——解雇你的不是我，而是胡子大叔，他强烈要求不和你在一起，尽管我们同路，可以一起去看草原。胡子大叔出去探路了，我正想和你道个别呢……”

我盯着玛丽娅那水汪汪的眼睛，突然低下头，咬着嘴唇不知该说什么，内心非常惭愧和难过。我早已经适应了独自骑行，显然不是因为孤独才难过，应该是因为觉得辜负了玛丽娅的一片盛情与信任吧！

玛丽娅笑着推我一下，说：“别婆婆妈妈的，快进屋吃早饭吧，萨仁大妈已经煮好奶茶了，然后我们分道扬镳，呵呵！”

胡子大叔回来了，他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不说。然后

我们进屋喝奶茶，吃萨仁大妈烙的蒙古馅饼。玛丽娅快活地用蒙语和萨仁大妈说话。

吃完早饭，我去了西间卧室，在我盖过的被子下面悄悄放了五十元钱。这是我代表我们三个，对萨仁大妈的感激，是我目前唯一所能表达出来的心意。

雾还没有散，能见度也就两三米。

但胡子大叔执意要走，仿佛不走就心烦，不走就要自杀。

我们一起出了萨仁大妈的院子。玛丽娅和胡子大叔牵着马，我在旁边推着山地车。萨仁大妈送我们到院门口，我听到她在我们的身后说：“雾会散开的，云也会散开的，太阳在它应该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出来的……”

#### 14

雾继续包围着我们。远处的山和树，近处的房屋和道路，都被大雾吞噬了。

胡子大叔要骑到马上去。玛丽娅帮他牵着那匹红马，他



蹬着马蹬，一点点往马背上爬，隐约看到他龇牙咧嘴，但他坚持着没喊疼，可能是因为我在旁边看着，他才故意要表现得坚强点儿。他终于坐在了马背上，看了我一眼，喘着粗气。红马的四蹄在地上交错，仿佛对背上的人有意见。玛丽娅把马缰绳递给胡子大叔，走到自己那匹黑马身前，一跃身，轻盈地跨上了马背，然后回身冲我摆摆手，双腿一夹马肚，喊了一声：“驾！”两匹马一起走向雾里。马蹄声响起来，“得嗒，得嗒，得得嗒，得得嗒嗒……”

很快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了。

我跨上山地车，慢慢冲进这雾的深处。

雾的深处还是雾。

分不清东西南北，只好按着左右来辨别方向。我昨天是从村子的右边进来的，现在应该从左边出去，这样才不至于原路返回。这是玛丽娅嘱咐过我的。其实我们今天本可以同行，但，我现在已经听不到他们的马蹄声了。我说不清是失落还是轻松，应该是因为不能为玛丽娅当保镖而失落，又因为不

用和胡子大叔在一起而轻松吧！

我在大雾中摸索着前进。

路旁偶尔隐约出现站着的人影，那是滞留在村里的旅客。这样的天气，他们的旅游车寸步难行。

我慢慢骑过他们的身旁，竟有一点儿优越感。尽管我看不清他们羡慕的目光，也看不清我前方的路。但我自己明白，我的内心深处既迷惘又坚定，既自卑又自豪。

仔细想想，平时的生活里，我好像已经领略了太多的迷惘，我好像经常走在这迷惘的雾里——

比如说我的年龄，正是尴尬的年龄，我自己认为不是小孩子，可大人们不认为我是大人，我当然很迷惘；

比如说我的学习成绩，常常像个神奇的定数，总是不上不下，哪怕是我心血来潮十分努力的时候，也不见什么起色，我当然迷惘；

再比如说我的性格，我的性格内向偏多、外向偏少，有时几天沉默不语，有时又特别想说话，当我特别渴望表达和

交流的时候，爸爸妈妈却对我视而不见，对我的话置之不理，我如坠浓雾，迷惘得找不到自己……

小时候，我曾经对“另类”少年非常讨厌，当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头发染成诡异的颜色，吹着口哨或者骑在放着“高音炮”的摩托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品行不端、招摇至极，但我不知怎么的，现在在这大雾里，突然就理解了他们：他们正在宣布他们的存在，宣泄他们的内心，正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试图冲破世俗的迷雾。

当然，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去做，我只是说我突然理解了他们。我选择骑行，选择与现实拉开距离，到未知的远方去，寻找自己，仅此而已。

而且，对我的朋友胖头于，我的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他，首先是同情，然后是怒其不争，再然后，好像还有一点儿别的什么。我多次鼓动他反抗，诱惑他与我一起骑行。我知道这其实很难实现，更知道带着他是个累赘，但他总是激起我的义不容辞、兴奋和冲动。

这样说有点儿不仗义，但我觉得最不仗义的事情是虚伪。我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喜欢讲真话。我对胖头于有时很生气，但我并不恨他，尽管他曾诬陷我借了他的钱不还，事实上是他花过我的很多钱而从没提出还我；胖头于对我也很依恋，无论我怎么打击他，他都乐呵呵地跟着我，就凭这一点，我就恨不起他来了。

朋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奇妙，打打闹闹分不开。我现在好像突然想清楚了另外一点，除了对胖头于的同情与怒其不争，另外的那一点是什么？是不是他的不幸总能衬托出我的一些幸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奇妙”关系，让我们的友谊根深蒂固？

想到这些，我突然有了一些羞愧。我想到了妹妹昨晚发的短信，想到妹妹告诉我，我的朋友胖头于离家逃跑了。他偷了家里的山地车，现在又能在哪里呢？是一气之下，拼命骑出了几十里远，然后大汗淋漓，虚弱地坐在路边哭泣，等着家人来救他吗？或者，是骑到了一个小城，一摸口袋，没

钱了，一看自行车，轮胎没气了，一看链条，蹬断了，然后被好心的警察叔叔发现了，把他送上了回家的路？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笑了。但笑过之后，我更加羞愧了，都羞愧得出汗了。我内心深处的“小恶魔”又开始露头了，这样很不好。

## 15

雾渐渐散开了。由原来浓重的一团，变成一抹一抹的，并在迅速扩散和消失。太阳终于露了脸，仿佛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矜持而又羞涩。光芒还没有显露，或许在蓄势待发。

一路摸索骑行。先是出了小村，过了一座小桥，然后沿村前小河边走了一段。再然后，我拐向了一条山坡路。我不想再碰到玛丽娅和胡子大叔。我打听好了，山坡路也同样通向草原，只是稍远一点儿。我不在乎远。山坡很长，我弯着身子用低速档，用力蹬，很久很久，仍看不到尽头。

山坡的尽头隐藏在雾气里，仿佛和天连接在一起。

渐渐地，雾散得更开。我回望小村后面的山顶，有几团雾，云朵一样飘浮着，和群山簇拥在一起，依依不舍，让人觉得那里是仙境；小村前面的河，仍然完全被笼罩着，雾气在不断升腾，仿佛先前满天的雾都是从这里升出来的；村中的房舍和树，渐渐显露出来，也看到了在街上走动的人，仿佛小村喝醉了酒，刚刚清醒过来。

一匹马沿着河边跑，时而钻进雾里，时而从雾里钻出来——居然是匹黑马，居然马背上没有人，居然……我认出来了，居然是玛丽娅的那匹黑马！

我愣了半天，向马的身后望去，全是弥漫的雾。

我掉转车头，向山下骑去。

河边的路坑坑洼洼，不是很平，只适合马走，不适合车行。我颠簸地骑了很远，才看到玛丽娅和胡子大叔。

胡子大叔蹲在河边，眼睛望着河水，玛丽娅正弯腰劝他，那架势就像正在劝说一个准备跳河的人。他们旁边站着那匹红马，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

我支起山地车，喘着粗气走过去，大声问：“怎么啦，你们这是？”

胡子大叔抬头看我一眼，又去看河水。玛丽娅看到我，笑了，说：“你来得正好，快来劝劝胡子大叔，他的照相机掉进河里去了。”

“照相机，怎么会掉进河里去？”我擦着脸上的汗，“我看到刚才那匹黑马跑过去了，都把我吓坏了！”

玛丽娅大笑着说：“是不是以为我掉进河里去了？呵呵呵，是胡子大叔和我换马了！红马今天不听胡子大叔的话，骑出村子后他就换骑黑马了，结果黑马更不听话，把胡子大叔甩到河里去了。”

胡子大叔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

玛丽娅眨眨眼，说：“不说了不说了，快让大蓬同学帮你想办法，捞出照相机吧！”

我这才看到胡子大叔的衣服都是湿的，鞋子沾满了泥。玛丽娅的蒙古袍和靴子上也沾着不少泥水，一定是刚才解救

胡子大叔时弄的。

我一边向河边走，一边向河里看。

水上的雾还没有散尽，河边几棵树歪斜在水里，柔软的枝条正随着水波荡漾。一条翘起的树杈随风轻舞，一个挂在茂密的枝叶中间的黑色物件若隐若现——正是那照相机！

我心里一喜，马上转过身，对着胡子大叔和玛丽娅说：“请你们马上回身，转过脸！我必须脱光了衣服跳进河里，才能捞出照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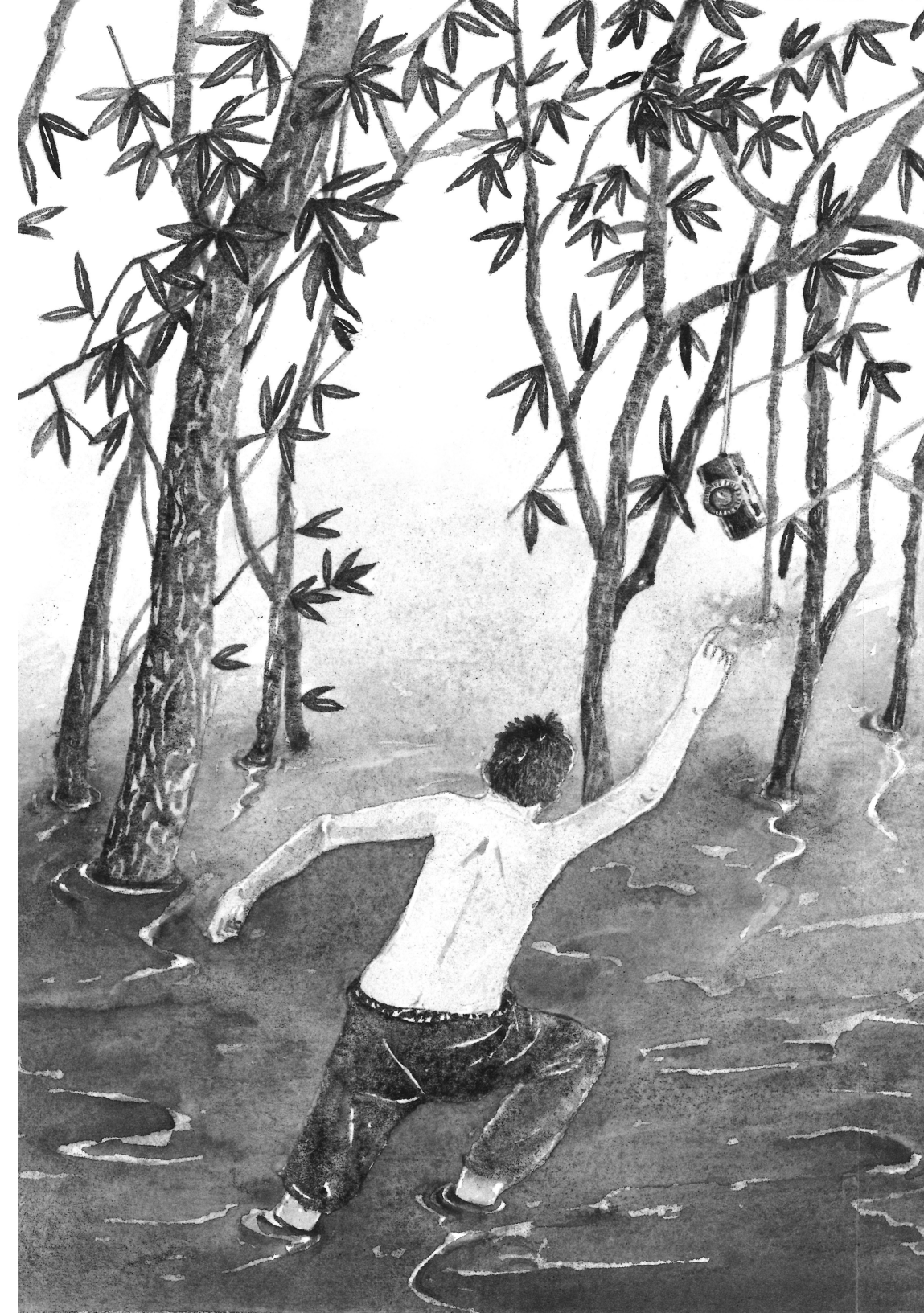
胡子大叔狐疑地看看我，突然转过身去。玛丽娅的脸红了一下，用手捂着脸也转过了身。

我脱去上衣，挽起裤腿，走进河里……

我把照相机从树杈上取下来，拎到了胡子大叔面前。

胡子大叔一下跳了起来，一把抓过照相机，大叫：“天啊，你是神啊？这照相机怎么没湿啊？”

玛丽娅双手捂着脸，笑得蹲到地上去了。她从手指缝里，偷看了我“捞”照相机的过程。



我穿好衣服，推起山地车，准备重新上路。胡子大叔一把拉住我：“兄弟啊，大师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求你再帮帮我们，把那匹畏罪潜逃的黑马也给找回来吧！”

## 16

萨仁大妈牵着那匹黑马——那匹畏罪潜逃的黑马——站在村头的小桥上等我们。

从河边回来的路上，玛丽娅煞有介事地掰着手指头说：“我来算一下，黑马会跑到萨仁大妈那里，萨仁大妈会牵了黑马在村头等着我们。”

胡子大叔看到萨仁大妈和那匹黑马时，又要跳起来了，他说：“天啊，三人行，居然有两位大师，这也太‘艺术’了吧！”

萨仁大妈身穿绿色单夹袍，粉缎缠头，几缕白发整齐地挽在脑后，她牵马站在阳光下，就像一幅温馨安详的油画。

玛丽娅跑过去，和萨仁大妈拥抱。萨仁大妈拍着玛丽娅的背，又摸摸玛丽娅的头，脸上的微笑就像一朵盛开的花儿。

两匹马也走到了一起，用头和唇在对方身上蹭，互相问候，互诉离别之情。

我和胡子大叔互相看看，搓着手，不知该说点儿什么。

萨仁大妈笑呵呵地走过来，对我们俩说：“咱们这么快分别，这么快见面，倒让你们不知所措了，是吧？”

玛丽娅接过萨仁大妈手里的缰绳，一手牵着一匹马，笑着为我们打圆场：“一场大雾把我们都搞晕了，他俩现在还没从雾里醒来，连我也纳闷儿呢：怎么这么快兜了个圈子，又绕了回来呢？”

萨仁大妈笑了，说：“苍鹰盘旋在蓝天上，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有时兜兜圈子，是为了让翅膀更硬、马蹄更响！”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两张五十元纸币，分别递向我和胡子大叔，“这是我刚才在你们的被子下看到的，都快收回去吧！”

我看看胡子大叔，胡子大叔看看我，愣住了。我们都没

想到对方会留钱给萨仁大妈，并且那钱数居然也是一样的。

玛丽娅看着我们俩，也愣住了。她没想到我们俩会做出惊人相似的举动，并且都背着她。

萨仁大妈看看玛丽娅，说：“他们是你带来的朋友，是我们家里最尊贵的客人，如果你同意他们留下这钱，那么我转身就回去，你今后再也不要带朋友来了。”

玛丽娅忙把两匹马的缰绳系在一起，奔过来接过萨仁大妈手里的钱，塞进我和胡子大叔的手里，高声说：“你们这两个粗心鬼，怎么能随便掉钱呢？以后的路还长呢，花钱的地方也多，还要麻烦萨仁大妈捡到钱再给咱们送来——还不快谢谢萨仁大妈？”

我们俩握着钱，忙向萨仁大妈行礼：“谢谢大妈！谢谢大妈！”

萨仁大妈笑了，说：“今天，我孙子就放假回来了，我正好也来村口接他！如果不是这匹黑马跑回来，你们可能就走远了，我过后还要让孙子去追你们送钱呢！”说到孙子，

萨仁大妈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玛丽娅接过话茬：“你孙子要是追上我们更好，顺便让他教教胡子大叔骑马！”胡子大叔咧开嘴笑，笑得像个孩子似的，竟是那么天真。这是两天以来，我所看到的胡子大叔最可爱的一次笑。

告别萨仁大妈，我们三个继续赶路。

我准备继续独行，胡子大叔却不同意了，他说：“兄弟，你难道是嫌弃我，或者是嫌弃玛丽娅吗？遇到就是缘分，为什么非要独来独往呢？”

玛丽娅在旁边笑了，说：“是呀是呀，无论骑马还是骑车，都是骑行者，我们正好组成个‘三人行’！这样，胡子大叔照相机再掉河里就不犯愁了！”

胡子大叔看看玛丽娅，又看看我，说：“说得好！即使走的路远点儿，我们也要一起走！我现在也正要换换感觉，想骑山地车了。”说着，就夺过我的山地车，歪歪斜斜地骑了上去。

我的心，随着我的山地车，七上八下……

玛丽娅把两匹马的缰绳解开，把红马的缰绳递给我。

我接过缰绳，蹬住马镫，抬腿跨上马鞍。我已经观察过玛丽娅骑马，我不能像胡子大叔那样趴在马背上往上爬。

玛丽娅一直用眼睛盯着我，这时偷偷向我竖起了拇指。

我骑到了红马的背上。这是我第一次骑马。我无数次在影视作品中看过别人骑马，也无数次在梦中自己骑在马背上。今天，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居然实现了骑马梦。

玛丽娅双腿一夹马肚，胯下的黑马脖子一仰，率先上了路。

我也想用双腿夹一下马肚，可我胯下的红马早已心领神会，扬蹄跟上了黑马。

我学着玛丽娅的样子，坐稳坐直，随着马的行进，身子也一颠一颠的，确实有点儿逍遥自在的感觉。

不必用力去蹬了，马自己在走。可我的双脚仿佛派不上用场，几次都想帮着红马用力。红马不理我，继续低着头跟

着前面的黑马走。

马背真宽啊，我的双腿被分得很开，和骑在山地车上的感觉决然不同。对了，你体育课跳过鞍马吧？这感觉和偶尔骑到鞍马上有点儿像。但坐在马背上比坐在鞍马上舒服多了，马背也比鞍马宽，屁股坐上去了，大腿也搭上去一部分。

视野也开阔了。这匹马比山地车高许多，我的视线也差不多提高了一倍，离地面远了，离天空近了，胯下驾驭高头大马，心中陡生无限豪气。

开始走山路了。我们共同选择了上山的路，玛丽娅和胡子大叔也不想再走河边的路了。

胡子大叔突然在身后喊：“你们俩，等等我呀——”

我回头一看，胡子大叔就像耍杂技的大猩猩似的，吃力地骑在我的山地车上，我的山地车也仿佛就要被他压扁了。

玛丽娅大笑着一拉缰绳，黑马停了下来。我的红马也跟着停了下来。但我还是拉了一下缰绳——我要行使一下马背上的权力。红马低着头稳稳地站着，不理我。

玛丽娅跳下了马，我也跟着跳下了马。

玛丽娅把黑马的缰绳递给我，说了句：“我去骑骑你的山地车！”就向后面的胡子大叔跑去。

胡子大叔气喘吁吁，把山地车交到玛丽娅手里，一屁股坐在地上，摆着手说：“这破车……不蹬它就一步也不走……还是骑马好啊！”

玛丽娅说：“骑马好你就去骑马，别再弄跑了马就行！”

胡子大叔往我这边看看，说：“我不骑黑马了，我要骑红马！黑马对我有意见，刚刚把我甩到河里，如果再把我也扔到山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一句话，把我和玛丽娅说得大笑。玛丽娅一条腿支地，另一条腿跨在外侧的脚蹬上，向前一弓身，启动了山地车。山地车左拐右拐，不听她的使唤。我对她喊：“变速，变低速！”玛丽娅停下来，摆弄几下变速挡，重新蹬动山地车。这回自如些了，却直直地冲着红马的屁股撞了上来。

红马向前一蹿，我用尽力气拉住了缰绳。再回头看玛丽娅，

连人带车都摔倒在地上了。但玛丽娅忽的一下跳了起来，双手叉腰，对着山地车喊道：“起来，不许放赖！”

我还没反应过来，坐在地上的胡子大叔笑得双手扑地：“哈哈……太艺术了！哈哈……太艺术了！”

## 18

我把两匹马牵过去，把缰绳还给玛丽娅和胡子大叔。

我的山地车还在地上躺着，我把它从地上扶起来。山地车跟我扭摆几下身子，渐渐靠到了我的身上。我知道它受了委屈，用手摸摸它单细的车把，拍拍它瘦弱的车座，安慰它。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重新上了马，玛丽娅骑黑马，胡子大叔骑红马，一前一后走。

我也跨上了我的山地车，和他们并排走。他们骑在马背上，俯身看我，神情不是高高在上的骄傲，而是发自肺腑的敬重。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的山地车也一定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它在我的胯下忠诚地配合着我。我把身子尽力俯下去，

离它更近些，和它成为一体。它平稳地向坡上行进，坚韧，有力，信心十足。

胡子大叔冲我招招手，说道：“喂，大蓬兄弟，我现在有些佩服你了！这之前的三四天，你是怎么骑过来的呢？真是艺术！”

我抬头看看他，笑了笑，继续低头蹬山地车。

玛丽娅说：“喂，大蓬同学，我现在不仅佩服你本人，也佩服你的山地车了！它怎么就像有了生命一样呢？原来它也和有血有肉的动物一样啊，懂得主人的感情！”

胡子大叔说：“你这话说得艺术！骑得了高头大马，但不见得就能驾驭得了一辆小小的山地车，因为你只懂马，而大蓬才是山地车的主人。”

玛丽娅笑着说：“呵呵呵，大叔，你这话说得更艺术哟！”

说笑间，来到了山顶，我们都停了下来。

极目四望，山连着山，山上的灌木丛茂盛青翠，不时有大大小小的鸟群从这边飞到另一边去。雾已完全散尽，阳光

灿烂地普照大地。回望山下的小村，安静祥和，让人心生温暖与回味。

我们各自喝了点水，准备继续上路。前面是一段下坡，胡子大叔手搭凉篷，向前看了看，突然跳下马，对我说：“大蓬兄弟，这段崎岖的山路我来征服吧，你来骑马”！说着，不容分说，抢过了我的山地车。

就这样，我只好把山地车让给他，又骑到了红马的背上。

我不是红马的主人，它的主人是玛丽娅，它只遵从玛丽娅的意志。玛丽娅骑着黑马一走，它就低头跟上。它能顺从地让我骑在它的背上，可能也是看主人玛丽娅的面子吧！

胡子大叔一“马”当先，把山地车骑到了我们的前面。其实根本不用他怎么蹬，因为路很平，又是下坡。但他还是很“艺术”地蹬。车子越来越快，他突然兴奋起来，把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换了歌词，扯着嗓子唱：“我骑着车，你俩骑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啦啦啦……啦啦啦……”

玛丽娅冲他喊：“大叔，《西游记》里取经的可是师徒

四个啊，咱们只是三个人。”

胡子大叔回头看一眼，又蹬了两下车，回头喊：“师父！《西游记》里去取经的只有一匹马，咱们有两匹马，还外加一辆山地车呢！”

玛丽娅在马上哈哈大笑，说：“聪明，大叔聪明！”她胯下的黑马也好像受到感染，嘚嗒嘚嗒跑得更欢。我的红马紧紧跟上。

我在马背上高声对胡子大叔喊：“大叔，咱们的马比《西游记》里多一匹，还多了一辆山地车，可是人还少了一个啊，要不你就担当两个人吧？”

“啥？”胡子大叔又蹬了几下车，突然回头说一句，“我的体形不适合当孙悟空，那我就当沙僧和八戒吧！”

玛丽娅哈哈大笑：“大叔，你太能担当了呀！”

胡子大叔情绪高亢起来，弯下腰用力地蹬车。车子带着他飞快地向坡下飞。我赶忙提醒他：“大叔，刹车，慢点儿刹，用后刹，别用前刹……”可是已经晚了，胡子大叔还是刹住

了前刹。

只见山地车的后轮突然翘起，胡子大叔随之弹向了路边。

我和玛丽娅策马飞奔过去。

## 第四章

### 小木屋





## 19

阳光从树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轻柔的山风拂过树梢，有一只鸟儿落到地上，又有几只鸟儿陆续落到地上，然后它们互相追逐着飞起来，钻到树林深处去了。两匹马在山泉边喝了水，在树下用唇和尾巴互相安抚。

我的山地车被擦去了尘土和泥巴，让我抚慰了身体的疼痛和内心的委屈，现在正靠在一棵柏树下休息。

玛丽娅和我坐在草坡上。我们的旁边是一间小木屋——

那是守林人建的木屋，圆木搭成的墙，木板搭成的尖尖的顶，干净清爽，很方便过路人休息一下。

玛丽娅摘了一朵野花，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看看我，笑了。然后她又把那朵野花放在鼻子底下嗅，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但她仍然笑着，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遥远的天边。她慢慢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

爷爷骑马在草原上放牧。不远处的山坡上，传来婴儿的哭声。爷爷抬头听了一下，引马过去。草丛里一个红色的蒙古袍，包着一个正在啼哭的女婴。爷爷跳下马，把女婴抱在怀里。女婴不哭了，在爷爷怀里睡了。爷爷笑了，把女婴抱回家，交给奶奶：“快来看看，长生天给咱们送来个孙女！”奶奶那时候还健康地活着，她用手摸着女婴尖尖的鼻子说：“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的阿爸或者阿妈，是俄罗斯族人吧？”爷爷在旁边说：“名字我都想好了，咱们就叫她‘玛丽娅’吧！”奶奶笑着点头。爷爷决定的事，奶奶总是给予支持。这里是东部草原，草原上生活着一些俄罗斯族人，“玛丽娅”

是爷爷奶奶印象中最漂亮的俄罗斯族女孩的名字。

爷爷奶奶没有后人，玛丽娅就是他们的后人，是他们最亲的后人。玛丽娅的到来，给爷爷奶奶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笑声。三四岁时，她就跟着奶奶挤马奶，五六岁时就让爷爷抱着骑在马背上了。玛丽娅在马背上不哭不叫不害怕，马跑起来，马背颠簸起来，玛丽娅哈哈笑个不停。爷爷也随着她笑，奶奶说：“你们的笑声像醇香的奶酒，让身后的草也都醉倒了一片呢！”

玛丽娅大了，上学了，会唱歌了，会跳舞了，会写字了，也有心事了：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却没有？如果有一天爷爷奶奶病了，老了，死了，留下我自己可怎么办？如果只有蓝天草地收留玛丽娅，那么毡房里的马奶酒热了谁来喝，喉咙里的歌儿急了唱出来谁来听？脸上的热泪淌下来了谁来擦……

玛丽娅九岁那年，奶奶去世了。玛丽娅只剩下爷爷了。爷爷年轻时是草原上的赛马英雄，无论大大小小的赛马，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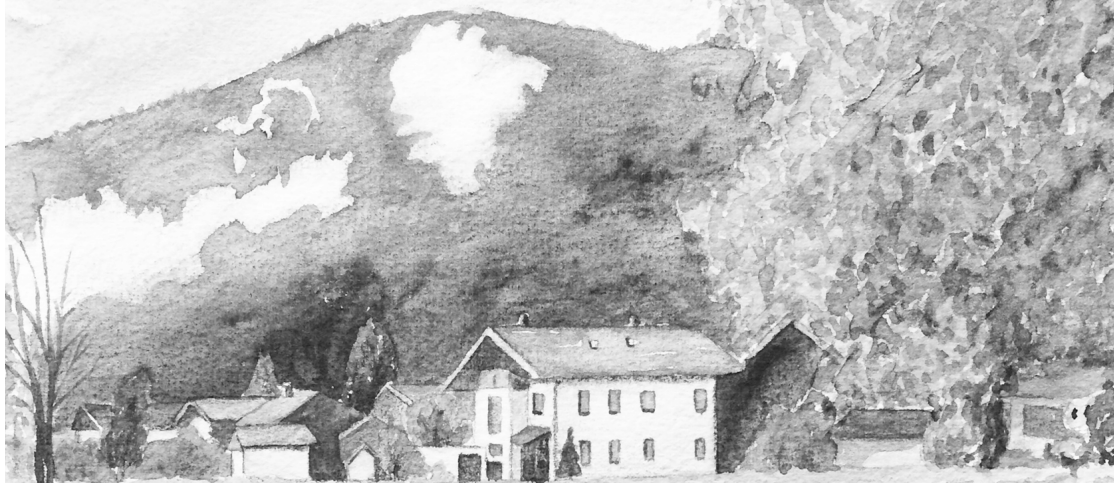
爷总是积极参加。但是爷爷也渐渐老了。有一次爷爷喝了酒，从马的这侧上去却一下从另一侧掉下来了。这是一个骑手最耻辱的事。但爷爷不服输，他拧开身上的酒壶，又喝下一口酒，然后想从马的另一侧上马，又一下摔了下来——就是这一次，爷爷的腿摔坏了，再也不能骑到马背上去……

爷爷不认为自己老了，也不承认自己的腿摔坏了。他请来了萨满，为自己跳神治病。常常是在傍晚，来了很多人，坐在爷爷的家里。屋内香烟缭绕，萨满左手持鼓，右手持鞭，击鼓吟唱，跳跃舞动……

玛丽娅常常从屋里溜出来，仰望天上的星辰，默默祈祷，默默流泪……

玛丽娅用手擦干脸上的泪水，突然看着我，问：“你是否相信，萨满跳神能治好爷爷的病？”

我没想到玛丽娅会这样问我。我只是听说过萨满教是一种宗教，以前在乡下姥姥家也看过一回民间的跳神。我对那些神秘的东西总是心怀敬畏，不敢妄言。所以，我带着歉意



看着玛丽娅笑了笑。

玛丽娅叹了口气，不再难为我，举着手上的野花，贴在鼻子上，嗅了嗅，又嗅了嗅，然后抬头看着树叶中间的蓝天，宁静地笑。

我从地上摘一片草叶，放在嘴里，轻轻嚼。苦，压住了我内心的浮躁；涩，消除了我体内的困倦；香，让我有一种奢侈的快感。

胡子大叔打着哈欠从小木屋里出来了，他歪头看看玛丽娅，又看看我，叫起来：“天啊，我这一觉醒来，你们怎么都变成了草食动物？难道又发生了什么很艺术的事情？”

## 20

玛丽娅站起来，关切地看着胡子大叔，问：“大叔，你睡好啦？胳膊不疼了吗？”

胡子大叔不看玛丽娅，瞪着眼睛看我，仿佛在他睡觉时我欺负了玛丽娅，把玛丽娅欺负哭了似的。

玛丽娅笑着走到胡子大叔跟前，伸出手想去摸摸胡子大叔受伤的胳膊。

胡子大叔的胳膊用玛丽娅的红头巾包着，他这时才好像突然想起自己受了伤，眉头皱起来挤在一起，脸上的表情也被痛苦覆盖了，像个孩子似的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胡子大叔的伤并不重。他当时刹紧了山地车的前闸，被弹起的后轮送到路旁的草窠里了。草窠里有厚厚的草，我和玛丽娅骑马跑过去，胡子大叔躺在草窠里，仿佛正在安静地睡觉。我们匆忙跳下马，奔过去，摇晃他的身子，叫喊着他。他还在安静地睡，玛丽娅拉着他的胡子叫他。胡子大叔这才慢慢睁开眼睛，有点儿生气了：“别拉我的胡子，我困了，我要睡觉！”

我们连拉带摇，总算把胡子大叔哄了起来。玛丽娅让他在地上走走，看看腿伤了没有。胡子大叔在地上走着正步，说：“不疼，一点儿也不疼。”玛丽娅又让他活动活动胳膊，胡子大叔像做早操似的，甩动着胳膊说：“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玛丽娅不放心，又让胡子大叔活动一下腰和脖子，胡子大叔转动着粗腰和胖脖子，像浑身痒痒似的停不下来。玛丽娅在旁边问：“疼吗大叔？”“不疼。”胡子大叔说，“就是有点儿痒，痒得舒服。”

我和玛丽娅舒了一口气，都笑起来，一起喊：“大叔，你摔得——太艺术了！”胡子大叔也高兴起来，伸着胳膊摘下照相机，举给我说：“这回，照相机也没丢——”突然变了脸色，叫了起来，“血！我胳膊流血了！”

我们连忙跑上前，拉住胡子大叔的胳膊。胡子大叔却猛地挣脱开我们，用衣袖盖住了胳膊上的血，他说：“我……我的胳膊受伤了！”

我拉住他的胳膊，想撸起他的衣袖看看他的伤。胡子大叔生气了，用力地推开我，喊：“躲开，我不要你看！”

玛丽娅上前说：“大叔，不让他看，我是我们地区卫校的高才生，我给你看看！”

胡子大叔转过身，把受伤的胳膊伸给玛丽娅，但他的脸

仍转向我，眼睛狠狠地瞪着我，仿佛怕我过去看——仿佛我一看，他的伤势就会更严重了。

我就抬头看天，偷眼看玛丽娅的表情。

玛丽娅小心翼翼地撸起胡子大叔的衣袖，她的表情渐渐轻松，我知道没什么大事儿。果然，玛丽娅笑了，说：“大叔，没事儿，真是万幸啊，只是刮破了一点点皮。”胡子大叔慢慢转过头，梗着脖子，眼睛躲躲闪闪地瞄了一下自己的胳膊，突然又转过了脸，“血，我看到了血！”

玛丽娅笑着把自己的红头巾摘下来，轻轻擦擦胡子大叔胳膊上的血，然后把头巾系到了胡子大叔的胳膊上，说：“好嘞！大叔，我帮你处理完了，大叔的伤很快就会好的。”

胡子大叔转过头，看看胳膊上的红头巾，又轻轻活动了几下胳膊，咧嘴笑了一下。

他们重新上马。胡子大叔像个伤员似的，端着系红头巾的胳膊，神情凝重。玛丽娅几次逗他笑，他都板着脸不笑。

我扶起地上的山地车。车把有点儿歪，我用腿夹着前轮，

正了正它，然后又转动一下车轮——还算正常。我推动山地车刚想走，看到地上有一滴链条油，倒像山地车流出的血。我的心一颤，鼻子一酸，我知道山地车受的伤不比胡子大叔轻。我双手一用力，把我的山地车扛到了肩上。

胡子大叔回头看到我，突然笑了，说：“哈哈，车子骑主人了。”

玛丽娅也看着我笑，但是她马上问：“是不是山地车受伤了？”

我说：“没有，是我心疼它了。”

胡子大叔突然不笑了，说：“我困了，想睡觉。”

玛丽娅抬头看看，说：“大叔再坚持一下，过了前面那个山坡，就有一个让大叔睡觉的小木屋了。”

就这样，我们到了这个小木屋旁，胡子大叔在小木屋里睡了一觉。

马才是草食动物，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

玛丽娅的两匹马，吃着山坡上的青草，把大嘴巴都吃绿了。它们偶尔抬头看我们一下，然后继续低下头吃草，吃得津津有味。

胡子大叔挺着脖子，咽了几下口水，说：“它们吃得真香啊！我的肚子也饿了哟。”

玛丽娅去马背的包里取吃的。我也把车架上的旅行包打开，拿出面包、火腿肠和水。胡子大叔打开包，拿出饼干和饮料。

玛丽娅拿出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说：“来，咱们互通有无，共进午餐！”

我们把食物拿到一块儿，围坐在地上，共同吃喝。

胡子大叔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玛丽娅，说：“这个……就剩一块儿了，女孩儿更喜欢吃……”

玛丽娅笑了，说：“我还真不喜欢吃巧克力，我更习惯

吃奶酪！”又冲我努努嘴，“还是让大蓬同学补充补充能量吧！一会儿我们骑马，他还要继续骑车呢！”

胡子大叔迟疑了一下，把巧克力递给我。

我正在喝水吃面包，忙冲他摆手：“还是大叔吃，大叔受伤了，我不需要这个。”

胡子大叔笑了，有点儿难为情，又转头看看玛丽娅。玛丽娅正好喝了一口水，就鼓着腮帮冲胡子大叔点头，鼓励他吃下去。胡子大叔咧嘴笑着，想把巧克力放回衣袋里，手在衣袋里停顿了一会儿，一下掏出三块巧克力，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看我这记性，原来这里还有两块。”

玛丽娅突然转过身大笑，嘴里的水都喷出来了。我举着水瓶子，仰着脸不敢笑，但终于控制不住，转过脸去笑，都笑呛了。

胡子大叔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俩，仿佛不是他逗笑了我们俩，而是我们俩互相逗笑了对方，与他无关似的。

旁边的两匹马不再吃草，抬起头看我们，看着看着，蹄

子在地上交错着，扑扑地打几下响鼻儿。玛丽娅用手背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大叔啊，你都把我的马给逗笑了，你太艺术了啊！”

这顿野餐吃得异常快乐。

当我们准备继续上路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胖头于打来的。

胖头于颠覆了我的想象力。

他居然和他的自行车一起坐着客车，追我而来。他从 QQ 动态上掌握了我的行踪，现在已经超过了我，在前面的白桦镇等我呢！

“守株待兔——”我放下手机，自言自语，“这家伙居然跑到白桦镇等我了！”

玛丽娅已经猜出了怎么回事，笑着说：“恭喜呀，又来了一个新驴友！”

胡子大叔不高兴了，说：“又来一个男生？”

玛丽娅翻身上了马，说：“这回呀，大叔你可要准备四

块巧克力了哟！”

胡子大叔不说话，慢慢爬上了马背。

我也跨上了我的山地车，慢慢跟在他们后面。

两匹马一前一后走了一会儿，胡子大叔突然笑了，在马背上挺直了身子说：“这回呀，咱们可凑够四个人了——正是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我现在很想知道，他更像沙僧还是更像八戒。”

## 22

关于胖头于，还有一个秘密，也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

我前面说过，我们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姐姐从天而降。为什么说“从天而降”呢？因为在那之前，他的姐姐根本没有出现过，家里只有胖头于自己。

突然有一天，“管教姐”出现了。胖头于告诉我们，这是他乡下姨家的孩子，到我们小城里读书。胖头于当时的表情是自豪的，是激动的，是明显带着显摆的。这让我们非常

羡慕，甚至有些嫉妒。我们多是独生子女，有时都孤独得要死。当然，我的妹妹那时还没有出生，她的出生是后来的事。这里先不说我妹妹，还是继续说胖头于和他的姐姐。

管教姐刚来到胖头于家的时候，是很低调的，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她很少说话，我们去找胖头于玩儿时，她最多也就是偷看我们一眼，然后就转过脸去，很少让我们看到她的表情。

但过了不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到两个月吧，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表情了：她脸上的肌肉不动，上牙咬着下嘴唇，眼睛斜视着胖头于和我们。那是一副仇恨的表情。她的胸脯一鼓一鼓的，仿佛也装满了仇恨。她仍是轻易不说话，偶尔说出来的，也多是一个很坚决的字：“来”“去”“滚”……

管教姐的仇恨渐渐发泄出来了。开始是在胖头于的新衣服上，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非常规则的洞，或是圆形的，或是三角形的，抑或是长方形的。后来我们在胖头于的新书包上，发现了一个锯齿形的洞，上下两排锯齿，像一个猛兽张开愤

怒的嘴。胖头于抱着新书包看那个洞，看着看着，突然甩掉书包，号啕大哭……

我们真正见识管教姐的爆发，是在她的家里。那天，胖头于要换一条新裤子——对，上次我讲的是他换内裤，这次换的是外裤。当他把裤子穿在身上时才发现，两个裤腿已被剪成一条一条的，像是女孩儿裙摆上的流苏。我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好玩儿，就看着胖头于的新裤子哈哈大笑。笑声把他的爸爸妈妈引来了，他们脸上的严峻让我们不敢笑了。妈妈冲进了屋里，拉出了胖头于的管教姐。管教姐一脸的平静，看看胖头于的新裤子，说：“嗯，不错，这个确实是我剪的！”爸爸一下控制不住情绪，冲上去举着巴掌要打她。管教姐歪着脖子说：“好，要打的话你就打死我，否则你就不打！”爸爸的巴掌停在了半空，妈妈突然蹲下去，拉着管教姐的手哭着说：“孩子，你这是为什么呀？”管教姐甩开妈妈的手，耸耸肩膀，指着妈妈和爸爸说：“不要叫我孩子！我还是你们的孩子吗？你们当初把我送到乡下阿姨家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我是你们的孩子？”又突然转过手，指着胖头于，  
“他才是你们的孩子，对不对？你们为了再生个男孩儿，就把我送到乡下去了，送给别人家了，对不对？你们没想到我会长大、我会懂事、我会千方百计地想要回来，对不对？”

周围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管教姐抬头看看天，两行眼泪从她冰冷的脸上流了下来。她似乎笑了一下，说：“哼，你们想一直瞒着我，对不对？但我早就从大人的话语中知道这些秘密了！你们想象一下，这些年我在乡下是怎么过的！我一直有心事，大人们说我早熟，呵呵，其实我心里一直装着仇恨——对你们的仇恨，对我这个弟弟的仇恨，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呵呵，请放心，我现在回来就不会走了，如果你们再想送走我，我就去法院告你们！”

管教姐的手在她爸爸、妈妈和弟弟的身上，指了一圈儿：  
“对，我会去法院告你们，让你们都不得安宁！”然后她用袖子擦了两下脸，转身回屋。

我们到达白桦镇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阳光很足，地面的热气烘烤着人的脸。

白桦镇临近国道，距离大草原和白桦林都很近，用玛丽娅的话说，是“一处游客休息和就餐的胜地”。街道两侧的楼不是很高，一排三四层的楼房连成一体，蓝、白、黄、红几种颜色相衬，让人仿佛置身于蓝天、白云和热情奔放的蒙古人之间。不远处还有两座俄式尖顶建筑，高低错落，典雅神秘，昭示着这个小镇多民族融合的风格。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骑在马上，我骑在山地车上，我们三人行进在白桦镇的大街上。很多人回头看我们，其实应该是看两匹马和马背上的玛丽娅。也有熟人和玛丽娅打着招呼，玛丽娅笑着和那些人点头或者招手。胡子大叔也坐直了身子，随着玛丽娅向那些人点头或者招手。

一个瘦男人用手托着胸前的照相机跑过来，让过玛丽娅

的马，笑着举起胳膊拦住了胡子大叔的马：“对不起，对不起，和您商量点事儿……”

胡子大叔在马上坐定，笑了，说：“是不是要给我照相？对不起，对不起，”他亮了亮胸前的照相机，“我只喜欢给别人照相，不喜欢别人给我照相！”又晃晃左胳膊上的红头巾，说：“再说，我受了伤，形象不如从前好了！”

瘦男人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他又用力笑了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是这个样子的，”他指着前边楼旁的几个人，“我们是地区摄影家协会的，中间那位是我们的主席张老，他的摄影作品在全国都获过奖，他轻易都不举照相机，举起来一照就是艺术品！所以他想请你慢走几步，我们要给你前面那个骑马的小姑娘摄影！”

胡子大叔愣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说：“你的想法太艺术了！去告诉你们的那个张……张什么来着？对，‘张果老’，我的摄影作品在世界都获过奖！前面马背上的小姑娘，她本身就是一件丰富多彩的艺术品，我是她的监护人，我不

同意任何人给她照相，并且是坚决不同意！”说着一提马缰绳，向前骑去，把那个瘦男人闪在了一边。

玛丽娅早已停了马，回头看他们说话。这时，胡子大叔的马向前一跑，一下跑到她的前面去了。玛丽娅看看跟在后面的我，一挥手：“我们走！”跟上了前面的胡子大叔。

走过那几个“摄影大师”身边的时候，我认真看了看他们：旁边三个男人都留着长发，胸前托着照相机；中间那个男人年龄略大，虽然也是长发，但头发稀少，头顶秃得明亮，手里的照相机也比别人的大些。果然都有些艺术家的“范儿”。

我们从他们眼前一闪而过。他们瞪着眼睛看着我们，手里的照相机举起来就放下去，放下去又举起来。胡子大叔的马开始在前面，这时又到了玛丽娅的侧面，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他们脸上的表情无奈而又遗憾。我突然想乐，没想到这“乐”也能在自己身上产生连锁反应，突然又想起了胡子大叔把那位“张老”叫成“张果老”，更忍不住乐出了声。

猛蹬几下山地车，去追前面的两匹马。

胖头于在一家快捷宾馆门口等我。宾馆的名字叫“时尚草原”。

我们在路旁驻马，停车。玛丽娅说：“你这个同伴运气不错，这个时段住下来宿费也不贵，如果再过一个多小时，游客会大批涌进来，镇子里到处客满，到时候花两倍的钱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

胡子大叔听了这话，急了，说：“那我们也赶快住到这里吧！”

玛丽娅笑笑，说：“大叔放心，我们的住处早就联系好了。那里住下三两个人没问题，再多就容纳不下了。”说着挥挥手和胖头于打招呼。

胖头于愣愣地看着我们，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他一定是没想明白，我怎么会和两个骑马的人混在了一起。

胡子大叔上下打量了一下胖头于，突然笑了，说：“好嘛！”

来个胖子，正好顶替八戒了，哈哈哈……”

我和玛丽娅看看胖头于，也都忍不住笑起来。

胖头于板着脸，不笑。他瞪了一眼胡子大叔，说：“你……什么意思？”

胡子大叔摊摊手，耸耸肩膀，又看看我和玛丽娅，说：“我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吗？”说着，又咧嘴大笑起来。

胖头于的气一下喘粗了，他说：“乌鸦落在了猪的身上——”

胡子大叔愣了一下，问：“什么意思？”

胖头于长出一口气，学着胡子大叔的样子，摊摊手，耸耸肩膀，说：“我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吗？”

眼看气氛有点儿紧张，玛丽娅连忙上前解围：“哈哈，你们俩真是太幽默了！——大叔，咱们回住处休息吧，他们两个好友几日不见，让他俩好好聊聊吧！”

我看看玛丽娅，笑着点点头。胡子大叔和胖头于互相看看，似乎也都笑了一下，但眼神里还有一些较劲。

我拉拉胖头于的胳膊，说：“走吧，到房间里冲个澡，再听你讲讲旅途上的经历！”

没等胖头于回答，胡子大叔先急了：“我也想在这里冲个澡！”转过头看着玛丽娅，“要不咱们也住这里吧，人多才热闹嘛！”

胖头于一听，在旁边乐了，说：“对不起，我订的是最后一个房间，呵呵呵，这里已经客满了！”

胡子大叔脖子一梗，说：“哎，我还真就不信了！这么大的‘时尚草原’宾馆，还容不下我一个人了？”又看看我和胖头于，“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和你们两个小孩子住一起！”说着，把马的缰绳甩给玛丽娅，气呼呼地往宾馆里走。

玛丽娅抿着嘴看看我，笑了，说：“搞艺术的人，真是有个性！就麻烦你们将就他老人家一会，我把马送到住处去，安排一下就来接他回去！”

我们三个往宾馆里走。胖头于接过我的山地车，把它推到院里的一处墙角，和他的车子锁在了一起。胡子大叔站在

宾馆的旋转门前，冲玛丽娅挥手，还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胖头于故意不去看他，歪着头走在我的后面。我回头拉了他几把，他才跟上来。我听到他低声和我嘀咕：“我的命咋这么苦呢？在家里受气，跑出来还是个受气，哼！”我想乐，马上觉得不合适，用力握握他的手，向我的朋友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安慰。

房间并不大，刚刚好放了两张单人床，对面墙壁上挂着一台液晶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首草原歌曲《请喝一杯下马酒》。

“好啊，好啊！”胡子大叔说，“草原人民真热情啊！你们两坐，你们两坐嘛——我去洗手间冲洗一下，马上就来！”仿佛这里是他的房间。

胖头于看都不看胡子大叔一眼，没有坐，而是扑通一声躺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上，用胳膊压住脸，连我都不想理了。

我在靠外面那张床上坐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也慢慢躺下去。胡子大叔在洗手间里弄得水声哗哗，并随着电视一声

高一声低地唱：“远方的朋友一路辛苦，请你喝一杯下马酒，洗去一路风尘来看看美丽的草原……”偶尔他还要高声提醒我们一句，“你们俩先看电视嘛，先不要进来哟，我在冲澡呢！”然后继续唱，“草原就是你的家，来尝尝香甜的美酒……”

迷迷糊糊地，我就睡着了。梦里，我看见胖头于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姐姐，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彭小蓬，他们一起向我追来，叫喊着让我交出胖头于……

突然有人敲门。

我吓醒了，翻身从床上坐起来。胖头于也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愣愣地看着我。胡子大叔头发上缠着毛巾，脸从洗手间的门缝探出一点儿：“谁？”他很不满地冲着我俩喊，“谁在敲我洗手间的门，不知道我在冲澡吗？”但他很快就发现敲门的不是我们俩，他的脑袋往房间门那边探了探，然后突然缩回去，啪的一声关上了洗手间的门。

## 第五章

### 白桦镇





## 25

开门进来的是玛丽娅。

她换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裙边绣着金色的祥云图案；刚洗过的长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带着一股来自原野中的清香。

“怎么叫了这么久都不开门？”她手里端着一个白色瓷盆，里面盛满了蓝色的浆果，“房东大爷送的蓝莓，我一个都没舍得吃，先给你们带来尝尝鲜！”

蓝莓？原来这就是我们早就听说的“蓝莓”啊！我和胖

头于围过去，盯着盆里看：一颗颗樱桃大小的蓝色果实，表面附着着淡白色的果粉，那种遮挡不住的蓝色，让人口舌生津。我和胖头于不约而同地咽了咽口水。

玛丽娅笑着看我们俩，说：“馋了吧？那也不能急！”说完把白瓷盆放在了茶几上，又从挎包里取出四只小勺、一袋白糖。

胖头于往洗手间看了看，说：“对，不能急，我们要等胡子大叔，一起吃！”

这话却被胡子大叔听到了，他从洗手间探出头：“这是我的老弟说的吧？怪不得一见面我就觉得亲呢，我马上就好——衣服都洗了，先麻烦老弟把我的包递给我，我要换身新衣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胖头于迟疑着看我，玛丽娅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嘟着嘴，走过去把胡子大叔的包拿起来，从洗手间的门缝递了进去。我看看玛丽娅笑着点头——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想借机让胖头于和胡子大叔摒弃前嫌，友好相处。

“来吧来吧，先看看我怎么给你们制作美食！”玛丽娅冲我俩招手，把白糖袋打开，均匀地撒在蓝莓上一些，拿起一只小勺轻轻搅拌，“这是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它还可以制成蓝莓果酱、蓝莓果汁、蓝莓沙拉、蓝莓酒……当然，那需要时间！”

然后，玛丽娅告诉我们，蓝莓又叫“笃斯”，也叫“都柿”，蒙古语叫它“讷日苏”，在当地有“兴安小雪莲”的美称，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具有较高的保健价值：“这里呀，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玛丽娅抬头看看我俩，往瓷盆里又加了些白糖，一边轻轻搅拌，一边给我们讲蓝莓的传说——

传说，“蓝莓”原是长白山天池中的龙女。这个善良的龙女为了维护当地百姓的安宁，与妖怪同归于尽，之后，大小兴安岭上就长出了蓝色的果实。天池中的龙王因为思念女儿，天天以泪洗面，患上了眼疾，变得视力模糊。龙女托梦说：“父王，您如果思念我，就每天吃几颗蓝色的果子吧！”龙王从此一思念女儿，就吃上几颗蓝色的果子，数日后眼睛

竟然康复了。于是这种蓝色的果子被命名为“蓝莓”，山脚下的百姓也会上山采摘蓝莓吃，并称它为眼睛的保护神。

“真有这样的疗效吗？我的眼睛也正不舒服呢！”胡子大叔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换了一身肥大的新衣服，但他的新衣服和先前的款式和颜色一模一样。他手里拿着玛丽娅的那条红头巾，盯着玛丽娅看了一会儿，说：“我现在觉得，你就是那个小龙女！你们看看，我扎上玛丽娅的红头巾，我摔伤的胳膊就好了！”

大家看着胡子大叔，都开心地笑起来。玛丽娅说：“大叔，你这样抬举我，那我就把红头巾送给你了，保佑你一生平安！”

胡子大叔举着红头巾，不知所措，说：“我刚刚洗了三遍呢，又用吹风机吹干的！如果你非要送给我，我可就……可就只好……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玛丽娅笑着说：“大叔，你就别客气了，一会儿他们俩也想要的话，我可是没有了呀！”胡子大叔听了，忙把手里的红头巾收回去，一下一下地叠好，像个孩子得了宝物似的，满脸堆笑着揣在了衣袋里。

他的样子又把大家逗得笑了一阵。

玛丽娅给每人分发小勺，招呼大家吃蓝莓。我们拿着小勺，不知怎么下手。玛丽娅笑了，说：“来，我给你们做示范！”说着用小勺轻轻收了两颗蓝莓，轻轻放在嘴里，轻轻咀嚼。我们纷纷伸出小勺，收起两三颗蓝莓，放在嘴里，啊，酸甜，爽口，好吃！我们的小勺伸出得越来越快，咀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收起的蓝莓也从两三颗，上升到四五颗、五六颗、七八颗……

“停！”玛丽娅伸出胳膊拦住了我们，“美味不可多贪！你们去照照镜子，看看你们的牙齿和嘴唇，都快变成妖怪了，哈哈哈……”

墙上有镜子，我们扭头，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别人——蓝牙、蓝舌头、蓝嘴唇，脸上也沾着星星点点的蓝色。

——都成了妖怪！

我们感到非常奇怪：同样是吃蓝莓，玛丽娅依然保持着唇红齿白，我们怎么这样狼狈？

胡子大叔抹抹胡子上的蓝莓汁，对玛丽娅说：“我说玛丽娅，这样不好吧，你把我们都变成了妖怪，难道你要变成龙女，把我们一网打尽吗？”

原来玛丽娅讲故事的时候，胡子大叔在洗手间里都偷听到了。

大家都笑起来，纷纷去洗手间刷牙、漱口。玛丽娅看着白瓷盆里所剩不多的蓝莓，高声说：“如果我不提醒，等你们吃得牙酸胃痛，才真要骂我是妖怪了呢！”等我们又围拢过来，她指着白瓷盆底的汁液，说：“看到了吧？现在是白糖水和蓝莓汁，如果再发酵两天，就变成蓝莓酒了！”

胡子大叔突然捂着肚子说：“它们在我肚子里，会不会变成酒？”

玛丽娅走过去，在胡子大叔的肚子上拍了拍，又侧头听了听，点了点头，说：“这个，可真不好说呢！”

胡子大叔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他说：“对不起，我刚才吃蓝莓的时候，比别人抢得都要多，我罪该万死，我后悔莫及，我……我请求小龙女，宽恕我，快点儿救救我吧！”

胖头于瞪着眼睛看着他们俩，弄不清是真是假，拉拉我的衣襟，喘着粗气说：“我刚才也没少吃……”

玛丽娅看着胖头于，突然捂嘴笑起来，笑得蹲到地上，眼泪都笑出来了。

胡子大叔看玛丽娅笑了，也在一旁跟着傻笑，说：“我就知道玛丽娅是逗我们玩儿呢——不过，我还要提醒老弟，你可还年轻着呢，以后吃什么东西一定要节制！”说着拍拍胖头于的肩膀，“老弟，今晚我请客，给你接风！”

我忙走过去，说：“大叔要节制，今晚我来请客！”

玛丽娅站起来，拦住我，说：“你们都要节制，这新朋友都是因为缘分才相聚的，何况又到了我的地盘，今晚的

单我来埋了！”

胡子大叔急了，瞪着眼睛说：“玛丽娅，你没有把我们三个妖怪一网打尽，就是照顾我们了，我们怎么敢让你破费呢？这个客，我请定了！”

胖头于看着大家，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沓钱，举到我们面前说：“这是我从小到大攒的压岁钱，一直都没有机会花——它们都在我姐的手里控制着，现在终于被我弄出来了——今天谁也不要和我争啦！”

一句话，把大家都说愣了。

胡子大叔看看胖头于手里的钱，又看看他的脸，说：“兄弟，敢情你是逃出来的呀？敢情你用的都是‘脏款’啊？敢情……”

胖头于瞪了胡子大叔一眼，把他后面的“敢情”瞪了回去。

玛丽娅又连忙上前解围，她拉着胖头于的手，把他的钱送回了衣袋里，笑着说：“你们三个妖怪，关键时刻倒还挺仗义！这样吧，我有个好主意，这白桦镇的美食呀，你们吃上个三天三夜也吃不全，羊肉串、牛肉干、手扒肉、奶酪、



蒙古馅饼、莜面饨饨……一会儿我就带你们到‘美食一条街’上转转，每个人买个三两样，大家按样都尝一尝，这样大家也不用争着请客了，就算AA制吧！”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咽着口水点头，觉得玛丽娅的这个主意最好。

玛丽娅一挥手：“走！”就带着我们出了宾馆，直奔美食一条街。

已近傍晚。夕阳的余晖把小镇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正是人流的高峰期，下白班的或者上晚班的，往家里赶的或者从家里往外面去的，你来我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在这个时候涌进了小镇的大街小巷，他们有的刚刚下了旅游车，或者刚刚从宾馆里洗漱出来，穿着奇装异服，操着各地口音，带着饥渴、惊讶、好奇，一拨一拨地涌动在小镇的街上，涌动在人群的波浪里。

玛丽娅带着我们穿行在这些人流当中。不断有游客停下来，对她观望或指点，把她当成了外国女孩。玛丽娅早已习

惯了这些，面带微笑，如同一条自由而快活的鱼。我们三个紧紧跟着她，心生自豪，脸上有光。

这里请你原谅我的吝啬，我们在美食街上大快朵颐的狼狽相，我不想细致描述了。一是为了不引出我自己的口水，二是为了不刺激你的胃口，三是为了节省笔墨给你讲讲另外的事儿。

## 27

街角有一个杂货店，外面的橱窗里挂着一些皮制的小饰品。这些饰品小巧玲珑，五颜六色，从不同方面展示着草原民族的特色和风情。一只红色的小靴子、一顶黑色的小毡帽、一个圆圆的蒙古包、一架精巧的马头琴，还有奔腾的马、嗥叫的狼、飞翔的鹰，小巧的蒙古袍子，以及印着各种图案的小酒壶。

我们从橱窗前走过，看着这些可爱的饰品，停下了脚步。我想到了我的妹妹彭小蓬。她如果在这里，一定会惊喜地拍

手叫起来，还会因为一时不知道买哪个好，而用力摇着我的胳膊求我帮她拿个主意。

大家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脚步不听使唤了，我的魂儿被这些小饰品勾去了。我对玛丽娅她们说：“等我一下，我去看看那些小饰品！”回转身，进了那家杂货店。

玛丽娅笑着点点头，停下来等我。她总是很宽容我们的好奇心。我在店里挑选着那些饰品，隔着玻璃窗能看到胡子大叔和胖头于走到前面去了，然后他俩被玛丽娅叫回来，冲我这边看，然后胖头于走进店里找我来了。

我选好了三样饰品：小红靴、蒙古包、马头琴。小红靴不能穿在脚上，但一定会被彭小蓬“穿”在手指头上，然后调皮地在桌子上跳舞；蒙古包一定会被她挂在书包外面，在同伴面前显摆；马头琴呢，她有时回家开门的时候喜欢唱歌，那就一定会被她拴在钥匙链上，让马头琴给她伴奏，给她的“臭美”助威……

胖头于盯着我手里的小饰品，笑笑，摇着头说：“给彭

小蓬买的？有个妹妹真是麻烦！”

我抬头看他一眼，笑笑，说：“麻烦吗？”此刻我的心情正好，人的心情一好就容易得意忘形，我接着说，“那你说，有个姐姐是不是很可怜？”

此话一出，我就看到了胖头于脸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表情。我的脑袋过电一样麻了一下。我知道，那是我来自内心深处的羞愧，是对我外表得意忘形的一种惩罚，我说：“对不起……”胖头于咧嘴笑一下，说了一句很有冲击力的话：“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的姐姐是不是比我更可怜。”

胡子大叔也进到店里面找我们。胖头于转身，去看柜台上的几组套娃。

我从橱窗向外看，玛丽娅正在打电话。从她那温和又略带撒娇的表情，我猜想她正在和她爷爷说话呢。

胡子大叔被套娃吸引了，他问售货员：“这也太艺术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售货员马上过来答话：“先生，这是正宗的俄罗斯套娃，是俄罗斯特产的木制玩具，由同样形

状和图案的空心木娃娃，一个套着一个，最多可套十几个——”  
售货员边介绍边打开一个套娃给我们看，“你们看，这个图案是穿着俄罗斯民族服装的姑娘，她叫‘玛特罗什卡’……”

玛丽娅在外面向我们招手，我拉着他俩走出了小店。

胡子大叔说：“是老弟看套娃入了迷，我也跟着忘记了时间，不过这套娃真的很艺术哟！”

胖头于低头走，不和胡子大叔搭话。玛丽娅笑着说：“这家店里，套娃质量不错，就是价格贵些，如果想买的话，我带你们去前面几家店看看，比较一下再买。”

胡子大叔说：“我就是随便看看。”转头看看胖头于，“老弟是不是想批发一些带回去？”

胖头于瞪他一眼，仍然不说话。玛丽娅说：“那咱们就随便走走，我再给你们讲讲套娃的传说——相传啊，俄罗斯民族曾有两家表亲相邻，表姐弟童年相伴长大。后来表弟远走他乡，由于思念家乡的表姐，每年按照表姐的模样做一个木娃娃，一年比一年做得大，他就用大木娃套住了小木娃，

又用小木娃套住了更小的木娃。数年后，他回到家乡，将木娃娃送给了表姐。于是后人模仿着制作套娃玩具，又叫吉祥娃娃……”

胖头于突然停下了脚步，停顿了一会儿说：“我要买个套娃带回去。”

## 28

回到宾馆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其实并不算晚，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夜生活可能刚开始。但对于我们这些跑了一天，明天还要起早赶路的人来说，休息才是当务之急。

玛丽娅带着胡子大叔回她们的住处去了。我们约好，明天一早去看白桦林。

胖头于一进客房，就钻到洗手间，急着冲澡去了。我和衣躺在床上，拿出那三个小饰品，放在手掌上摩挲，又想起了妹妹彭小蓬，打开手机，居然没有她的短信，迅速地发过去一条：“你在干吗呢？”半天，终于回过来一句：“哥，

我有点儿生气了！”“为什么呢？”半天没回。我放下手机，仰望着屋顶，想象着妹妹生气时的可爱样子，却怎么也想不出她为什么生气。

胖头于冲完了澡，披着浴巾从洗手间里出来了。他让我快进去洗，他说又累又困，想马上睡觉。他居然没有和我聊天的意思，这让我有点儿失望。他大老远的一路投奔我而来，总应该向我汇报一下他离家的经过，下一步的想法，以及这一两天的感受吧？还有最重要的，应该给我点儿面子，听听我的劝导，然后主动向家里“投案自首”，或者通过我的劝告和家里“和平解决”。否则不把我弄成个“窝藏犯”了吗？那我以后怎么向他父母交代，怎么向我的父母交代，怎么在乡亲和朋友中间“混”？

胖头于看都不看我，拉开被子上了床。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不想和你说话，你怎么问也问不出来；如果他想和你说话，你不问他也要追着你讲出来。

我现在只好去冲澡，不去想那些没用的事，也不去讨那

些没趣儿。

冲澡出来，胖头于已经躺在被窝里睡了。他的后背对着我，他面对着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刚买的俄罗斯套娃。

我打开手机，已经有了妹妹的短信：“猜到我为什​​么生气了吗？嗯，对了，你的朋友胖头于离家出走了，可你漠不关心，你让我很失望！”还有一条：“你这个臭哥哥，为什么不回我短信？是不是批评你几句也生气了？哼，生气就生气，我也生气呢！”又有一条：“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帮着找胖头于吗？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人，也有很多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也在这些人里面，可是这些人里没有你！”还有：“管教姐昨天在笑，今天还在笑，我觉得她的笑有点儿吓人。哥，你说，是不是她把胖头于藏起来了呀……我想睡觉了，明天还有许多事儿呢，不和你说了！”

开始，我一边看妹妹的短信，一边偷着笑。后来我就笑不出来了。看看对面床上的胖头于，再想想妹妹短信中的话，我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知道，是应该把胖头于的事告诉

给妹妹，还是应该继续隐瞒下去。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猪八戒，一不小心钻进了白面口袋里，弄个里外不是人。

我睡不着了，趿拉着拖鞋在房间里走。

我觉得窗台上的套娃在笑我，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在笑我。我笑了，走过去，想看看这个大套娃到底套了几层小套娃，五层？七层？九层？

我刚把套娃拿到手，胖头于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你不用看了，这是个十一层的套娃。”然后又扑通一声躺了下去。

我把套娃放到了窗台上，盯着床上的胖头于看。

胖头于的眼睛闭着，眼泪淌了下来，他用手胡乱地擦了一把，我听到他对我说：“我决定了，明天一早给家里打个电话。”

“嗯，好！”我说，“实话实说？”

“嗯，对！”他说，“你觉得呢？”

我说：“嗯，好！——那咱们，睡觉！”

他说：“嗯，好！——咱们，睡觉！”

这是个大晴天。

早晨六点钟，太阳就升得很高了。阳光很明亮，有点儿晃眼了。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来和我们会合。昨天我们定好，早些走，一是凉快，二是免得路上拥挤。

一条水泥板铺成的路，蛇一样缠在山的山上，有时在某个拐弯处匆匆一闪，就不见了，却在另外某个拐弯处，又露出蛇一样的身影来。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骑马，我和胖头于骑车，我们成一条纵队，行进在水泥板路上。

两旁的山坡上，有草，有树，一片葱绿。玛丽娅回头对我们说：“你们看看，这里的树有什么特别？”

我们这才去注意那些树，其实主要是松树和桦树，我并没有看出什么特别。

胡子大叔说：“不就是普通的松树和桦树吗？这两种树怎么可以长在一起？”

玛丽娅说：“所以才说特别嘛！你们再看看松树和桦树的姿态。”

我这回看出一点儿门道，瞅一眼身后的胖头于说：“每一棵松树旁边都长一棵桦树！”胖头于说：“它们好像相互依靠呢！”

玛丽娅高兴了，大声说：“对！再看看，它们像什么？”

胖头于红着脸说：“它们……不会是像‘恋人’吧？”

玛丽娅呵呵笑起来，说：“恭喜你，答对了！它们就像一对对恋人——你们看，松树高大挺拔，像阳刚男子；桦树体态婀娜，似柔媚女人。它们两两相依，枝叶相连，刚柔相济。它们如同对对情人，在山坡上相会，又像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这种奇特的景观就叫——‘松桦恋’！”

“天啊！”胡子大叔举起相机马上拍照，同时惊叹地叫喊，“这也太——艺术了吧？”然后翻身下马，把缰绳甩给玛丽娅，

跑到一对松桦“恋人”旁边，站着照，蹲着照，又几乎趴到地上照。

玛丽娅笑着提醒他：“大叔，可不要打扰了人家的悄悄话哟！”

胡子大叔回头笑笑，又板起脸，把手指竖在嘴唇前：“嘘——”仿佛打扰人家说悄悄话的是玛丽娅。

胖头于和我支起车子，也拿出手机拍照。我对拍照并不是很热心，胖头于更是心不在焉，照了几下，他靠在我身边，轻声说：“其实，我对这种风景不感兴趣。”

我回头看看他，问：“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胖头于挠头，对前面的两匹马努努嘴，说：“我很想……骑马。”

玛丽娅骑在那匹黑马上，正往远处看。她的旁边，胡子大叔的那匹红马，无所事事地用尾巴抽打着屁股。

我拉着胖头于走过去，对玛丽娅说：“胖头于，他，想骑马。”

玛丽娅回头看看胖头于，笑了，冲他一招手，然后嘟起

嘴唇对我说：“嘘——”

等胖头于在马背上坐稳，玛丽娅双腿一夹马肚，黑马带着红马向前面奔驰而去，嘚嘚嗒……

胡子大叔正在拍照，他突然从草坡上站起来，转身去追两匹马，边追边喊：“站住！我的马，那是我的马，不能拐走我的马——站住！”

玛丽娅回头冲胡子大叔喊：“大叔，委屈你啦，再骑一回自行车吧——我们到前面的白桦林等你俩！”

### 30

胡子大叔收好照相机，用胳膊擦擦脸上的汗，对我耸耸肩，摇摇头，两手一摊，说：“走吧，咱们都是可怜的人！”

他推起胖头于的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骑上去，边骑边唱：“前程路崎岖凹凸，走起来如此艰苦，为理想为了幸福，不要怕万山隔阻，一步一步看清楚，海阔天空光明路，绿草盛开蓓蕾轻吐，陪伴我不孤独……”



我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肥胖的身体在单薄的自行车上摇晃，听着他略带伤感的歌声，感觉他真的有些可怜——但我觉得，他表现出的“可怜”，又不是单单地为了博得同情，而是透着一些自嘲和调皮，所以显得有那么一点儿可爱。

我渐渐感觉到，胡子大叔是个很神秘而又很有意思的人。

“快点儿骑嘛！”胡子大叔回头冲我喊，“不要总在后面闹情绪了！”听他那意思，被人骑跑的倒像是我的马，而不是他的马。

我笑笑，紧蹬几步，在后面跟上他。我不想超过他，也不想再去刺激他，因为我想起了他昨天从车子上翻下去的情景，我必须保持一点儿同情心。

胡子大叔一边在前面骑，一边回头和我说话：“你的同伴胖头于很有意思，我挺喜欢他的……”

我说：“嗯？”我其实没明白他说的“很有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说的“挺喜欢”是不是也有点儿同病相怜呢——因为他们都是胖子。但这样的想法又让我觉得不够仗

义，所以我红着脸，又说了一句：“嗯！”

胡子大叔继续说：“其实早上出发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的马让给他骑，但没让他骑就是想憋憋他，可是他自己没憋住却把我给甩了，哈哈哈……”

我说：“嗯！”然后陪着他笑，“哈哈哈……”

胡子大叔说：“其实他应该和我商量一下的，当然一商量我可能会不同意，我更要憋憋他！一定是玛丽娅这个小丫头，看透了 my 性格，哈哈哈……”

我说：“嗯！哈哈哈……”

胡子大叔突然回头瞪我一眼，说：“你是不是只会‘嗯’？”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我说：“嗯？哈哈哈……”

胡子大叔说：“太艺术了，哈哈哈……”突然又不笑了，说：“其实我觉得玛丽娅挺可怜的，那天我在小木屋里睡觉，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说：“哦。”

胡子大叔说：“其实胖头于也挺可怜。”突然语气有点儿伤感了，“那么，你呢，我呢，我们是不是都很可怜？”

我没有说话。

胡子大叔回头看看我，也不再说话。

我们都闷着头往前骑。

我想着胡子大叔的话，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可怜？我是不是很可怜？我们是不是都很可怜？

我想到了胖头于昨晚说的一句话：“我的姐姐是不是比我更可怜？”

这好像有点儿复杂。但我还想说的是，我们有时觉得自己可怜，有时觉得别人比自己更可怜，似乎在保持心理的平衡，但这种所谓的平衡，本身是不是一种可怜？

这好像又有点儿深奥了。记得老师给我们讲解“可怜天下父母心”时，说“可怜”可以当作“可爱”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多去发现别人的可爱，是不是自己也会不那么可怜，而变得更加可爱呢？

太阳升高了，天更热了。

胡子大叔突然冲我喊了一句：“哇，太艺术了！”

抬头看去，原来是白桦林到了。

## 第六章

### 大草原





## 31

那真是一片美丽的白桦林。

那么多白桦树站成了一片林，林中无杂树，绿绿的枝叶，绿绿的草地，让人心生安静与清爽；白色树干修长挺拔，像身着白色长裙的少女，也像身着白色礼服的乐师，仿佛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圣洁而美好的演唱会。

我和胡子大叔把自行车放在停车场。我们看到那匹黑马和红马也拴在旁边。胡子大叔说：“这两个人说话不算话，

本来说好等我俩，一定是跑到里面采蘑菇去了！”说着就带着我往白桦林里走。

游客已经很多了，多数三五成群，有一家一家的，也有一对一对的。当然也有个别耍单帮的，举着照相机在摄影，或者支着画板在写生。我生怕一不小心，跑到别人的照片里或者画布上，所以尽量靠着边走。

胡子大叔不像我，他大大咧咧的，举着照相机东照一下，西照一下，有时走在石子铺成的小路上，有时又跑到草地上盘腿大坐，四处观望。后来他非得拉我到草地上感受一下，说：“快来试试，好软呢，像是褥子！”我就试着走到草地上，草地真的很软，像一层厚厚的海绵。“舒服吧？这下面全是树叶！”胡子大叔笑着告诉我。我往地上看，黑乎乎的，有半尺多厚了，这树叶要积累了多少年啊？

胡子大叔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我惊诧的傻样记录了下来。他吓唬我说：“嗯，这张照片比躲牛屎的那张更傻，你如果不好好孝敬大叔，我就把它发表在世界级的摄影杂志

上去！”

我笑了，说：“大叔，那我就先告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官司打赢了再请大叔喝酒，这样孝敬您老人家，行吗？”

胡子大叔瞪着眼睛，咽了一口唾沫，说：“你快把我拉起来，我们去找他们俩，可别出点儿什么事情！”

他这样一说，我的心就收紧了。我伸手把他从草地上拉起来，问：“你不是说他们去采蘑菇了吗？”

胡子大叔摇摇头，说：“我刚才又想了想，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那还有什么可能？”

胡子大叔向周围看看，说：“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藏起来了，等我们一走进树林，他们就跑出来吓唬我们一下。可是这么久了，这种可能也被我排除了。”

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向周围看看，白桦树们仍然那么平静而美好地挺立着，树下三三两两的游客仍若无其事地游玩或说笑。可我突然觉得它们会千般变化，是树精、蛇精、

狐狸精……我低声说：“大叔，求你，别吓唬我。我给胖头于打个电话，问他们在哪儿。”

胡子大叔摇摇头，又摆摆手，说：“电话我早打过了，这里根本没信号。”

我的手心都出汗了，但还是不甘心，颤抖着手给胖头于打了电话，果然是无法接通。

“怎么样？你怎么连我也不相信了呢？”胡子大叔说，“但你也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我再慢慢想想，慢慢想想……”说着，他带着我往树林深处走，边走边说，“玛丽娅是个聪明的女孩儿，相信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有办法的；你的朋友胖头于呢，虽然笨点儿，但毕竟是个身体健壮的男孩儿，我觉得他在关键时刻是能站出来保护玛丽娅的。”

胡子大叔的这些话与其说是安慰我，倒好像在安慰他自己。可是他越这样安慰，我的心里越是没底。

说实话，我从没有这样紧张过，都有些喘不过气了。

突然听到前面林子里有吵闹声，胡子大叔停下来听了听，

说：“不好，玛丽娅好像在和人吵架！”说完拉起我就往前面跑。

## 32

是昨天我们在白桦镇大街上遇到的那几个长头发的摄影师，他们把玛丽娅和胖头于围在了中间，双方正在争吵着什么。

胖头于脸红脖子粗，挡在玛丽娅的前面，挥舞着两个拳头，准备随时决斗的样子。玛丽娅也成了一只好斗的小公鸡，一手叉腰，另一只手指着几个摄影师：“警告你们，不要再追着我照相，好不好？我已经一躲再躲了，千万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你们还是想说你们的道理是不是？我才不稀罕参加什么摄影大赛，我有更专业的摄影师。如果耽误了我们的正事，胡子大叔可饶不了你们，对，是胡子大叔，是著名的胡子大叔！”

“大叔在此！”胡子大叔大喊一声，“你们两个休要担心，莫要害怕！”说着像个古代侠客一样冲进人群，用身体护住了玛丽娅。

那几个长发摄影师顿时蒙了，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

玛丽娅放声大笑，指着那几个摄影师说：“哈哈……我胡子大叔会腾云驾雾，说到就到，你们还不赶快逃命去？”

那几个人悻悻的，好像还想再和胡子大叔通融一下，领头的“张果老”摆摆手，示意大家撤。

胖头于这时却从胡子大叔后面站出来，喊了一句：“不许走！你们已经偷拍好几张照片了，别以为我没看到！要走，把相机留下再走！”

这一喊，可把那几个摄影师吓坏了，赶紧抱住相机，转头就跑。

他们跑的方向正朝向我。

我迎了上去！

可是，他们四五个人，我只有一个人，不知道应该先拦住哪一个——我在这方面实在没什么经验。

但我突然想到“擒贼先擒王”“黄鼠狼专撵病鸭子”——中间那个秃顶的“张果老”是他们的“头儿”，年龄略大些，

身体略弱些——我就突然选准了他，对着他手里的照相机冲了上去。

非常惭愧的是，我还没有接触到人家的照相机，或者说就在我手刚刚要碰到照相机的时候，他们中的另外一个人冲过来，把我推到了一边。

我刚抱住一棵白桦树站稳，就看到胡子大叔大叫着冲过来，然后就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胡子大叔脸上的胡子，刷的一下被扯掉了。

胡子大叔叫了一声，站住了，半天没动。

那几个摄影师全被吓着了，愣愣地看着胡子大叔，看着他的脸。

胡子大叔举起手，在脸上摸，先摸了摸没胡子的那侧脸，又摸了摸还有零星胡子的那侧脸，突然停住，一声大叫，然后用力一扯，另一侧脸上的零星胡子也被扯掉了。

几个摄影师吓得惊呼一声，护着他们的“头儿”，仓皇向林外逃走。

我们几个都吓傻了。玛丽娅跳起来说：“我去骑马追他们！”胡子大叔低头喊了一句：“不，不要去！”然后抬头看看我们，双手捂住脸，扑通一声坐了下去。

我们奔到胡子大叔身边，玛丽娅蹲下身，想看看胡子大叔的脸。胡子大叔把脸埋在手里，不让玛丽娅看。

玛丽娅搓着手，说：“大叔，脸上是不是出血了啊？快用我的红头巾，我的红头巾能保护大叔的身体不受伤！”

玛丽娅说着，就去摘头上的红头巾，一边摘一边对胡子大叔说：“我这条头巾是今天早上换的，一定会避邪除妖的。”

胡子大叔摆摆手，低头在自己的衣袋里掏。掏出了玛丽娅昨天送他的那条红头巾。

我们这时都看到了胡子大叔的脸：有些红肿，但没有出血。

胡子大叔用手摸摸脸，把手里的红头巾从头上、脸上围下来，在下巴那儿系住，抬头看看我们，说：“吓到你们了吧？看我现在……是不是变成女人了？”

眼前的胡子大叔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女人，我们都看着他



笑。

“我不装了！不装酷，不装傻，也不装男人了！”胡子大叔眼里含泪，面若桃花，“告诉你们吧，我本来就是个女人！”

我们都傻了。

### 33

出了白桦林不远，就进入了草原。

四个人——两辆车，两匹马——在草原上行进。

天上很大很大的太阳，眼前很大很大的草原。

没到草原之前，根本想象不出草原的辽阔。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那是满眼绿色，到处是成群结队的牛羊的辽阔；那是风很爽花很香，听不到人群吵嚷，闻不到汽车尾气的辽阔；那是天很蓝云很低，让人心生敬畏，让人倍感豪迈的辽阔。

路不是很好走，有些坑洼，还有些沙土。马走在上面无

所谓，自行车却要经常遇到颠簸，有时不得不紧急制动。玛丽娅和“胡子大叔”骑马走在前面，她们常常停下马等我们。我和胖头于骑车跟在后面，骑得满头大汗，有时就像和自行车摔跤似的，不是我们把自行车放倒，就是自行车把我们甩出去。玛丽娅和“胡子大叔”在前面停住马，回头看着我们哈哈大笑。

胖头于偷偷问我：“你说，‘胡子大叔’怎么会是女人呢？”

我说：“我也觉得奇怪呢！”

胖头于又问：“你说，‘胡子大叔’的胡子是粘到脸上的吗？”

我说：“你可以直接去问问她嘛！”

胖头于还问：“你说，‘胡子大叔’没有胡子了，变回女人了，咱们还叫她‘胡子大叔’吗？”

我说：“那我们叫她什么呢？”

胖头于说：“是呀，我正问你呢，我们叫她什么呢？”

“胡子大叔”围着红头巾，戴着黑色太阳镜，骑在马上。

她可能听不到我和胖头于的对话，她可能想不到她给我们出的难题；或者她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或者正在为她给我们出的难题而偷着乐。我几次看她，都看不到她的表情。

天很热。浮云从我们头上飘过，带来一片神奇的阴影。但很快，阴影就被浮云牵动着，飘到远远的另一片草坡上去了，像是魔术师抽动着一块黑色幕布，我们的头上，很快又是一片阳光灿烂了。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一边在马背上喝水，一边等我们。

我们遇到了一片沙坑。车轮陷到沙子里，就像人陷到了泥沼里，一动不动。胖头于喘着粗气，满脸通红，汗水把他的T恤衫都打湿了，但他没有像平时在家和我玩儿车时那样撒娇耍赖，而是咬着牙和沙坑较劲。我把山地车提起来，提醒他照我这样做。胖头于提起他的车子，一使劲把它扛到肩上，扑通扑通往前走，像是和谁赌气似的。

我们走出沙坑，来到了两匹马的跟前。玛丽娅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很男子汉嘛，提出表扬！”

“胡子大叔”坐在马背上喝水，她的鼻尖上全是汗，她把红头巾摘下来，不包着头和脸了，松松地围在脖子上。她看我们的表情似笑非笑，竟有了几分矜持。

我们支好车子，也开始喝水。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玛丽娅说：“前面的路还长，我们应该抓紧赶路，如果天黑前赶不到宿营地，可能会遇到狼。”

一句话把我们都说紧张了，我们纷纷启动车马，继续前进。

马背上的玛丽娅回头给我们打气：“都加把劲儿啊，前面不远处就是一片大大的湖了——那可是著名的‘马蹄湖’啊！”

草原上还有湖？我们都觉得新奇，心里也有了盼头。尽管这之前，我们没听说过著名的“马蹄湖”，但我想象它一定很大、很清、很蓝，形状像马蹄一样……

当我们真的到了“马蹄湖”边，大家都被震惊了。

玛丽娅骑马在原地兜了一圈，指着路中间一处脸盆大小的水洼，神情郑重地说：“看，这就是著名的‘马蹄湖’，

方圆十几里以内唯一的一处‘湖泊’。”

我看看胖头于，胖头于看看我，我们差点儿晕过去。

“胡子大叔”仰天长叹：“我的天啊，这也太‘艺术’了吧！”

我们都惊讶地看着“胡子大叔”。这是从白桦林出来后，我们第一次听到她说话。

我们都看着她笑，“胡子大叔”不好意思了，红着脸看我们笑。

又骑出十几里，玛丽娅突然指着远处山坡上出现的一群白点，对我们说：“看到了吗？那些洁白的毡房，是草原牧民的家。那里有最新鲜的牛奶，有最热情的下马酒，还有洁白的哈达……它们正等待着咱们呢！”

我们又来了精神，一起快马加鞭。

## 34

晚上，我们住在了蒙古包里。我和胖头于住一个蒙古包，玛丽娅和“胡子大叔”住另外一个蒙古包。

蒙古包很宽敞，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夜风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能闻到青草的气息，能听到夜虫的歌唱，抬头从屋顶的天窗还能看到辽阔的星空。

我和胖头于盘腿坐在地毯上，享受着这个静美的草原之夜。我们都不说话。在这样的气氛里，说任何话都是多余。我们谁都不想破坏现在这种难得的安静祥和。

明天，我们就将和玛丽娅、“胡子大叔”分别了——她们要穿越草原去看一片古老的湿地；而我和胖头于就要返程了。尤其是胖头于，如果不回去，他的家人就一定会找来，尽管他们都知道他和我在一起。

白天，妹妹彭小蓬曾给我发短信。第一条是：“你和胖头于在一起，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个坏蛋哥哥！”第二条是：“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三条是：“如果胖头于回来了，你还不回来的话，后果更加严重！”

我都没有回。不仅是急着赶路，不方便回，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知道妹妹的脾气，她如果正在气头上，最好离她远点儿，

或者干脆先不理她。

现在，坐在静静的蒙古包里，我想给她回个短信了。如果她还生气，就告诉她我给她买了小礼物，先让她猜猜是什么礼物，如果猜不到的话，也不能一下子全告诉她，我要今天告诉她一样，明天再告诉她一样，后天再告诉她一样，大后天呢，我们就应该到家了。

我拿起手机正要发短信，玛丽娅抱着被子进到我们的蒙古包里来了，她说：“那边的毡房实在太冷了，你们两个就将就一下，收留收留我吧！”她刚把被子铺好，“胡子大叔”也抱着被子进来了，说：“我本想自己睡个蒙古包的，可是玛丽娅一走，蒙古包里显得太冷清了，就麻烦你们三个将就一下，收留收留我吧！”她的话刚说完，玛丽娅先忍不住笑起来，我们这才明白过来，她俩是预谋好的。

我和胖头于站起来热烈欢迎，帮她们铺被子，又跑到她们的蒙古包里把她们的包裹都搬过来了。

玛丽娅鼓捣一番，弄出一袋牛肉干、一袋奶酪，又弄出

一瓶马奶酒，摆在茶几上，招呼大家：“来来来，今晚来个团圆宴，也是一顿分别宴。喝酒不强求，大家随意；牛肉干和奶酪随便吃，吃完还有！”

大家围坐在茶几旁，开始还有些拘谨，后来就渐渐放开了。我和胖头于以前都没沾过酒，试探着轻轻抿了一小口，有点儿辣，辣中带着马奶的香甜。玛丽娅提醒我们：“这是酒，不是奶，喝醉不许耍酒疯！”

“胡子大叔”把酒瓶子抢到手里，一扬脖子，咕咚喝了一口，说：“你们的年龄都没我大，酒龄更没我长，沾一点点，意思一下就行了。”又转头看看玛丽娅，“你说，好不好？”

玛丽娅看着她，笑笑，说：“大叔，这酒有后劲。他俩不能喝，我可以陪你喝，你说，好不好？”

“胡子大叔”笑了，摆摆手，说：“别再叫我‘大叔’了！你们看到了，我已经变回女人了，我的年龄也大不了你们几岁，如果想叫呢，叫我‘大姐’就行，如果不习惯就还叫我‘胡子’！”

“不行！”一旁的胖头于红着脸，借着酒劲儿胆子也大了，



说，“既然脸上没胡子了，就不能再叫‘胡子’了。”

“那叫我什么呢？”“胡子大叔”摊着两手，很无辜地看着我们，“叫我‘没胡子大叔’？叫我‘没胡子大姐’？叫我‘曾经有过胡子的大叔’？叫我‘曾经有过胡子的大姐’？……”眼泪竟然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我为什么总也找不到自己？我为什么越想和别人走近却离得越远？我为什么总是被别人，被这个世界抛弃？”

我们不知道“胡子大叔”经历了什么，也没人能回答她的问题。她的困惑和痛苦我们可能还没有经历过，但我们能从她的泪水中感受到她的悲伤；并且，我们都有了一些各自不同的经历，我们有时会站在自己的故事里去理解别人的故事。所以，她的眼泪撞击着我们的内心，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陪她一起流泪。

### 35

妹妹彭小蓬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玛丽娅已经把我们带

到了蒙古包外面。大家找来柴草和干树枝，刚生起了一堆篝火。

因为一起喝了酒，一起流了眼泪，也就一起释放了压抑和痛苦，我们围着那堆篝火，开始大声说笑，觉得彼此间比先前更亲近了。

妹妹在电话里说：“哥，你为什么不回我的短信？我怕你出了啥事，快吓死我了！你是不是真的生了我的气了？哥，你不会一气之下不回家了吧？噢，哥，你的旁边怎么有女生说话？”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哥，原来你一直和女生在一起啊，怪不得不理我！哥，告诉我，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你是不是学坏了？你是不是再也不理我了？哼，告诉你，你的山地车可有我的一半呢，我要拆下你的一个车轱辘！”

旁边的胖头于一直看着我接电话，说：“是彭小蓬吧？还是让我来替你招架吧！”伸手抢过手机，对着话筒说，“彭小蓬，我是你胖哥！对，我不玩儿失踪了，我正和你哥在一起……你说你哥……哈哈，他不敢，再借给他一个胆子也不敢。他要是那个胆子的话，我就帮你把他的山地车拆了，

你说先拆前轱辘还是先拆后轱辘？……呵呵呵，先不拆啊？那什么时候想拆，你告诉我一声。啊，对对对，我跟你说，你哥他对你挺好的，他还给你买了礼物呢……”我伸手拦了他一下，想要回手机，胖头于转动身子躲着我，“什么礼物啊？我告诉你，有三样呢，对，有小红靴，有蒙古包，还有马头琴。”

我瞪着眼睛对胖头于喊：“你太狠了你，一点儿都没给我留啊！”伸手抢过手机，对着话筒里说：“喂，喂喂……妹妹，你别听他瞎说……”妹妹彭小蓬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她或许已经满足了，正在偷着乐呢！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拉着手，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她们伸手邀请我俩和她们一起跳。

我们俩根本不会跳舞，胖头于一边摇头一边摆手：“不行不行，你们俩跳，我们俩当观众！”

“哪有这个道理？”“胡子大叔”说，“今天我们都是演员，并且都是主角，谁也别想当观众！”

玛丽娅也喊着：“对！我们的观众有熊熊的篝火，有飞

舞的夜虫，有闪烁的星星，还有吮吸着露水的青草……这些还不够吗？”

气氛热烈起来了。我们随着玛丽娅和“胡子大叔”，叉腰，转身，踢腿……没人笑话我们的动作，哪怕我们把方向弄反了，玛丽娅和“胡子大叔”也为我们叫好。我们渐渐融入自由的手舞足蹈中，忘记了空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我……

不远处，蒙古包旁的草坡上，也生起了一堆堆篝火。不时有欢笑声、歌唱声传过来。原来，欢乐是每个人最原始的愿望，欢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不分种族和性别，不分老人还是孩子，不分当地牧民还是外地游客，都焕发了天真的本性。欢乐，成了草原之夜的通行证。

我们把能想到的草原歌曲都唱遍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格桑花开》《蒙古人》《天堂》《鸿雁》……我们把自己这堆篝火唱灭了，就到别人的篝火旁去唱，又手拉手到远处最大的一堆篝火旁去唱。我们尽情地跳，我们无所顾忌地疯……

我们用欢乐，纪念这个难忘的夜晚；我们用欢乐，迎接一个崭新的黎明。

### 36

早晨，我们刚要出发，就听说当地要搞一场赛马。玛丽娅和“胡子大叔”拉着我们不让走。玛丽娅说：“我正好骑马参赛，为你们壮行！”

我们互相击掌，为玛丽娅加油，也为我们每个人加油。

赛马的场面十分热烈。十几匹马一组，一字排开，令旗一挥，人呼马跃，整个草原都沸腾了。玛丽娅穿着红色蒙古长袍，戴着红头巾，骑着她那匹红马，像一团火，驰骋在十几匹马的前面。我和胖头于、“胡子大叔”拼命为玛丽娅呐喊助威。

赛场的跑道是圆形的，跑一圈是两公里，跑完十圈，是二十公里。前两圈，玛丽娅和她的红马一直领先，我们三个场外助阵的，手都拍红了，嗓子也快喊哑了，脚也踩得生疼。

“胡子大叔”最卖力气，浑身使劲，满脸是汗，恨不得把她所有的能量都传递给赛场上的玛丽娅和那匹红马。

到了第四圈，玛丽娅突然有点儿分神，她不是全神贯注地骑在马背上，也不是抬头往我们这里看，而是歪头往场外的另一处看。第五圈转回来时，她已经排在第三名了。我们都急得大喊：“玛丽娅，加油啊！玛丽娅，加油啊！玛丽娅……”

第六圈转回来时，玛丽娅和她的马出了跑道，奔向了场外的观众区。人群一片惊呼，我们看到马背上玛丽娅抬起手臂，身子向人群里一斜。然后她打马回身，跑到我们旁边，把一个长镜头的相机递给“胡子大叔”，说：“大叔拿好，这是那个‘张果老’的相机！”

我们好半天才回过神儿：玛丽娅在赛马时，看到了那几个摄影师——那几个在白桦镇大街上、在白桦林里追着给她摄影，现在又在赛马场上对她举着照相机的摄影师。

“胡子大叔”接过照相机，高高举起来，喊：“他们在哪里？我不能饶过他们！他们要是不道歉，我就让这照相机粉身碎

骨！”

玛丽娅拉住马，坐在马背上，打开水瓶，仰头喝一口水，说：“大叔，不用着急，他们会主动找上门来的！”果然，话音刚落，那几个摄影师已经到了跟前。他们围着玛丽娅的马，态度非常谦卑，尤其那个领头的“张果老”，一边给玛丽娅作揖，一边说：“求求你，姑娘，照相机是我们的命，把它还给我们，其他一切都好说！”

玛丽娅仰头又喝一口水，然后用手抹抹嘴唇，笑了，说：“我们不想要你们的命！我知道你可能想说，给我拍照是为了艺术，是因为欣赏美，但艺术和美，首先要对人尊重！看你们现在的态度，我嘛，倒可以考虑原谅你们，但是，就是不知道我们的‘胡子大叔’，答应不答应呢？”

“胡子大叔”举着那个长镜头的相机，像是随时准备摔下去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来。我和胖头于抱着膀子，陪护在她的左右。

那几个摄影师挖挲着双手，想上前又不敢，想退后又不

情愿。

“胡子大叔”笑了笑，说：“说来还要感谢你们几位，让我丢了胡子变回了女人！”那几个人互相看看，也想跟着笑，没敢笑；张张嘴想说什么，咽了几口唾沫，把想说的话咽回肚子里去了。

“胡子大叔”摇摇头，苦笑一声，说：“我虽然比不得你们，没有加入什么地区的摄影家协会，最多也就算个摄影爱好者，但我很清楚照相机对于摄影师的重要性！”说着抬头看看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不住地点头。

“胡子大叔”说：“照相机可以还给你们，但有三个条件：第一，马上把你们照相机里有关玛丽娅的照片全部删除；第二，郑重地向我们道歉；第三，下次再见到时，希望你们成为尊重人的人。”说着把照相机递给了“张果老”。

几个人愣了一会儿——可能没想到“胡子大叔”会这么痛快。他们互相看看，慌忙打开各自的照相机，噼里啪啦一

阵删，然后一边向我们道歉，一边举着照相机让“胡子大叔”检查。“胡子大叔”摆摆手，说：“做人讲的是良心，搞艺术的人更要讲‘艺术的良心’，你们自查吧！”说完转身去看马背上的玛丽娅。玛丽娅笑了，冲“胡子大叔”点点头。“胡子大叔”不笑，表情严肃地拉起我和胖头于，向着人群外她的那匹黑马，向着我们那两辆自行车，走过去。

几个摄影师愣了一会儿，突然一起向我们拱手，说：“谢谢你们，谢谢‘胡子大叔’。”

“胡子大叔”突然大笑，回头说：“哈哈……从现在起，‘胡子大叔’不是称呼了，只是一个艺名——一个很艺术的名字。”然后翻身上马，“请不要迷信我，我只是一个传说！哈哈……”

在一处草坡，我们告别。

玛丽娅和“胡子大叔”翻身下马，我们支好了自行车。“胡子大叔”用她宽厚温暖的胸膛，拥抱我和胖头于。玛丽娅拿过“胡子大叔”的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一边按快门一边说：“笑

一点笑一点，已经说好了，分别不许流眼泪的。”

但我们还是都哭了。

我俩跨上自行车，上了路。

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玛丽娅和“胡子大叔”仍端坐在马上，目送着我们。我们向她们挥手，玛丽娅高高地举起手臂，“胡子大叔”举着那条红头巾，向我们使劲挥舞。

我和胖头于不敢再回头，我们弓身骑在车子上，把柔软的心藏好，把坚强的背影留给无尽的草原。



学校 \_\_\_\_\_ 班级 \_\_\_\_\_ 姓名 \_\_\_\_\_

## 阅读卡

亲爱的小驴友：

我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个旅途中我们会结识许多新朋友，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印记在我们的心中，与他们一同纵情高歌，一起悲伤沉默，无论是怎样的一种情状，我们都会感到旅途是多姿多彩、有滋有味的。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即便是充满挑战与困难的旅程，有这些可爱的伙伴陪伴，我们一样会受益匪浅，回味无穷！

开启《骑行少年》这一奇妙之旅，奔赴美丽的草原之约，彭大蓬、玛丽娅、胡子大叔、胖头于……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一样，鲜活而生动，而一路旖旎的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下面是骑行少年彭大蓬对你发出的《邀请函》，请你和他一起踏上骑行的奇妙之旅。还等什么？赶快整理行囊出发吧！



## 各美其美之珍馐美饌

在白桦镇上，玛丽娅带着彭大蓬他们大快朵颐，比如：羊肉串、牛肉干、手扒肉、奶酪、蒙古馅饼……在这些民族美食中你品尝过哪些呢？请你选择一样美食画下来，并用细致的文字描述一下它，让那些早已垂涎三尺的小伙伴饱饱眼福吧！



美食名片

---

---

---

---


---

---



## 各美其美之超炫宝贝

白桦镇上除了有特别多的美食，还有许多超炫的宝贝。这些宝贝小巧玲珑，五颜六色，充分展示着草原民族的特色和风情。彭大蓬还特意为妹妹购买了小红靴、马头琴、小蒙古包，你还知道哪些具有民族风的宝贝？赶快写一写，画一画吧！









## 各美其美之人物印象

本书中，作者除了向我们勾画了骑行少年彭大蓬鲜活的人物形象外，还将俄罗斯族少女玛丽娅、摄影师胡子大叔、萨仁大妈、胖头子、彭小蓬、管教姐等人物形象描写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请你认真填写下面的表格，写一写你对这些人物的印象吧！

人 物	重点描写 (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	评价人物 (性格特点、品质等)
彭大蓬		
玛丽娅		
胡子大叔		
萨仁大妈		
胖头子		
彭小蓬		
管教姐		

你最喜欢上面表格中的哪个人物？请写下你的理由与大家分享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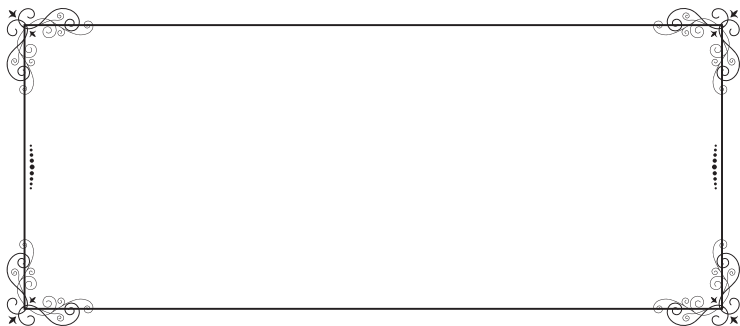
---

---



## 我行我路

彭大蓬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一路骑行到了大草原。这一路，他都经过了哪些地方呢？请你根据彭大蓬路经的地方梳理出一幅《骑行路线图》吧！你还可以在地点旁标注出在此处发生的重要事件。还等什么？相信这对随彭大蓬一同“骑行”的你来说一定是小菜一碟！



## 精彩继续

虽然彭大蓬和胖头于结束了这次骑行，但是他们的骑行之旅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骑行故事呢？就请你为他们设计下一次的骑行之旅吧！

**出发地**

**故事中即将  
出现的人物**

**故事的主要内容**

**目的地**





## 阅读卡评选征集启事

评选啦！评选啦！评选啦！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只要你是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出版公司儿童文学作品的忠实小粉丝，认真填写书后的阅读卡，并逐页拍照上传至我们的工作邮箱 [jilinyiwen@foxmail.com](mailto:jilinyiwen@foxmail.com)，就有机会获得奖励哟！

阅读卡的评选设立四个奖项：

获得特等奖的阅读卡将有机会入选“感想敢言”系列图书；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小粉丝将获得意外惊喜！

评选每年进行一次，截至当年12月31日，次年6月公布获奖结果。请各位小粉丝一定要在邮件中注明通信地址、姓名、电话等联系方式，我们的小惊喜才能顺顺利利地抵达你的手中！

同时，别忘了扫描下方二维码，

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评选结果，

千万别漏掉属于你的大奖呀！快快行动吧！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出版公司所有。）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出版公司

